

說

部

一

腋

新

說

社

印

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442B

談
部
一
腋

輯

新

說

社

印



敘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其中國說部之祖乎若雜事秘辛
飛燕外傳神州所傳小說莫古於彼矣顧皆寥寥千言
或數千言以蒲峭之筆含淵醇之味蔚然文界一別子
也下逮有唐作者百數十體例一仿漢古胡元以降始
有所謂章回體一軼往往數十萬言附庸蔚成大國矣
斯固進步之徵然椎輪太夔不可忘也矧椎輪之結構
法太夔之釀造術亦有別途而就進者邪至今章回短
篇兩體並行不畸中外一也今備其腴以爲斯輯語有
之千羊之裘不如一狐之腋斯亦裨官之主器也已

乙巳十月二十日

輯者識

叙

一

錄

目

世界末日記
 俄皇宮中之人鬼
 白絲線
 俾斯麥之狼狽
 竊皇
 百合花
 竊賊俱樂部



飲 冰 子 譯
 曼 殊 室 主 人 譯
 披 髮 生 譯
 同
 同
 同
 闕 名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說部腋

新民叢報社 社員編

世界末日記

飲冰子譯

地球之有生物。凡二千二百萬年。其間分六期。太初期一千萬年。生物原始。期六百萬年。生物發生期二百三十萬年。高等生物發生期五十萬年。原人類三十萬年。人智開發期二百萬年。自茲以往。地球日以老。太陽日以冷。而一切有情。遂皆滅盡。

太初時期。地球皆洋海也。洋底凸處。厥生島嶼。島嶼連積。淺成大陸。水質鬱蒸。騰爲空氣。太陽熱力。最初極盛。以次遞減。溫熱之度。愈嬾愈低。原人期間。地球面積四分之一。尚以水蔽。溫度猶甚。不適民宅。年復一年。紀復一紀。雨

水之一部分。深漬入地。不還大洋。雨量日減。洋面日窪。空氣愈減。溫度愈降。而冰雪界之範圍。日以擴大。前此惟在高山及南北兩極地者。寢假遂侵入溫帶矣。

太陽者。地上一切光熱之原力也。太陽本體。既日冷卻。其發光力漸失。前此如電如燄之青白色烈光。漸變爲金色。漸變爲黃色。爲赤色。其發光之變化。由日面斑點之增加。噴火之減少來也。坐此之故。地上溫熱。日低一日。地形隨之而變。陸日多而海日少。寒帶之氣候。移於溫帶。溫帶之氣候。移于熱帶。遂使兩極與赤道。日相接近。人畜之所得居者。惟在赤道下溫暖之谿谷。其餘諸地。皆成雪積冰天矣。

歷數十世紀以後。人智愈進。人道愈完。形體上之勞作。既已盡絕。電氣機器之用。普徧全球。一切物類。可隨意用人力以生產之。人種合一。萬國大同。雖

於一羣之中。尙有優者劣者。治人者。治於人者之分。不能如古代詩家所夢想之完全平等。然殘酷慘苦之事。殆絕跡矣。於是西歷紀元後二百二十萬年。頃人類文明最後之中心點。移於赤道下亞非利加中央之桑達文市。前此羅馬巴黎倫敦維也納紐約諸名都巨府。既於數十萬年前埋沒於冰下。桑達文之共和府。今也奢侈華麗。文明達於極度。上古時巴比倫羅馬巴黎諸地幼稚的快樂。視之殆瞠乎其後。其進步之結果。其科學工藝勞作之應用。使人生之快樂幸福。達於絕頂。敏靈之電氣濃郁之薈澤微妙之音樂。常使人之五官受劇烈之刺激。華燈璀璨。雖夜若晝。人之神經與之相逐。無寸晷之休息。於是男女平均僅及二十五歲。即消耗其能力以死。人人見地球寒氣之日烈一日也。知彼久洩而永不解之嚴冬將近也。愈恣意於目前一日之樂。相競於生計之華美。極耳目之欲。舉世之婦人無欲爲人母者。上等

社會之女子。講求種種方法以避妊娠。其爲世界盡爲母之義務者。惟下等社會中之少數者而已。而當時受寒氣之襲擊最劇且烈者。惟下等社會爲尤甚。馴至一切婦女。皆覺妊娠生產之無所利。相率避之。卒乃桑達文政府以公議發布一法律曰。有能爲我地球產出最後之人民者。則以共和府全體之財產贈與之。以爲報酬。雖然終無應者。

噫！世界終末之期。早已至矣。地上已無復新生繼出之人類。然人人尙望幸福之在於來日。怨恨不和悲嘆爭論誹謗絕望之聲。絡繹不絕。人類生活之價值已失。最後經醫學會會員悉心評議。講救治之法。曾無寸毫效。此有限之人民。發癲狂病者。日多一日。醫學會會員政治家等。互相討論。爭議激烈之極。至以刀劍相血鬥。而生理上政治上之救濟。竟不可得見。

時則有共和府最後之佳人。名阿美加者。原注阿美加者最後之義也大集公衆。攘臂而責

其頓癡。且建一議曰。請以政府之費。造電氣飛船。乘之以探求赤道溫暖之地。率國民而移住焉。卒乃共贊此議。遂造飛船。命健壯之男子乘之。騰空以試遠征。

噫！登高一望。極目千里。全地早已隱蔽於冰雪之下。到處荒原殘壘。淒涼寂寞。如睡如泣。霜雪漫空。海陸一色。時見孤峰寂然立於冰洋之上。偶藉羅盤經緯線之力。想像零落舊都之遺跡。地上萬物既無一之可辨識。其接於眼簾者。惟有「冰」與「無」之兩物而已。每夕日送太陽之赤盤。作死色以沈於皚皚白原之西端。如是者以爲常。

飛行數日。船員之死於餓死於凍者。既已過半。日者船中一人下瞰。見有一河。尙未冰結。細察其旁。似有零落大都之遺址。試下降焉。不料河邊竟有一羣之人。船員皆如夢如覺。喜躍無量。地上之羣。亦以非常喜色迎之。蓋此羣亦人類最後之一羣。而方在絕望之極點者也。羣中一老人。身穿鹿皮。相貌

奇古。爲一羣之長。今見新客之從天降也。羣集左右。燔柴枝炙魚肉以相歡待。於是新來者逐一談其來歷。且問曰。以地形方位測算之。此地得非南亞美利加洲之亞瑪遜河口乎。按亞瑪遜大河在今巴西國世界五大河之一也

老人曰。然。聞諸上古之口碑。此亞瑪遜河之水。其大如海。今也全不然。昔者巴西亞爾然丁哥倫比亞諸國之盛於南美也。北美洲分爲聯邦。紐以合衆國政府。其在歐洲。有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諸國。互握霸權。爭相雄長。其時之大西洋。非常廣闊。自紐約至哈布黎。自檳南浦至達卡兒。彌望皆海水也。今之西印度大陸。注當時不過區區數島嶼而已。大洋之水。比諸今日。既多且深。降雨頻繁。河水不涸。如此地者。永世以來。不見冰雪。草木暢茂。花鳥四時。曾幾何時。迄於今日。此等景物。隨地球之形質而全變異。大地之自轉。本軸日以遲緩。晝長月遠。太陽全冷。疇昔大洋之水。蒸發入空。爲雲爲雨。爲泉。

爲川者今皆乾注於地殼內空氣乾燥溫熱減少人畜之住處漸次減縮今惟餘赤道一帶之地少保殘喘即橫貫於吾儕亞美利加與君等之亞非利加同一緯線之片地而已。

彼歐洲者由北極而西伯利亞而拉布蘭而亞爾布士而高加索而比利尼士先後次第埋沒於冰塊之下當前此紀元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頃彼中號爲文明之極軌者曾不數百年遂以滅亡而一無所存彼歐洲諸國因其人羣組織之方法離奇妖怪卒自漸滅於其本身之血海之裏當時之宗教家政治家經濟家侈然以爲永宏大之榮華幸福集於彼等囂然以天之驕子自命豈意曾不旋踵遭支那人復仇之襲擊遂狼狽散亂而無一足以自保也

壯哉我支那人譯至此不禁浮一大白
但不知我國民果能應此豫言否耳

据近世史所記載昔嘗有探險遠征者入冰中以探古代巴黎倫敦伯林維也納聖彼得堡之舊跡所至往往見其所用種種兵器竊計當時之人類實

與禽獸相去不遠。蓋爲一種野蠻之族類。無可疑也。

罵盡歐人

彼其野蠻情狀。微

諸今日圖書館所存古書。亦可見其一斑。彼時有犯罪者。以刀劍毒藥種種殘忍之方法以殺之。而號稱文明中心點之大都會。往往有大革命之起。填屍如陵。流血成河。或懸人於壁而銃殺之。有所謂斷頭機者。殺人如草不聞聲云。此等風俗。實今日吾人所不可思議者也。近世史家指吾輩之此等遠祖。謂未可加以人類之名。誠哉。其然也。

罵盡歐人

使於彼時代。而世界之末日忽至。遽爾陸沈。則其所損失者亦自有限。顧乃不於彼時。而於今日。今也星移物換。至於我輩所值之時代。使我等不得不死。不得不亡。我等之死亡。實由於沍寒耳。大地之物產既絕。無五穀無家畜者。已數百年矣。食物之存者。惟一魚類而已。我等之中無一婦人。我今日早已無可新產之兒孫矣。

新來者聞此最後之一言。如電氣然。刺激於胸腦。飛船船長驚曰。嚶呀！你們裡頭。亦是沒有一箇女人嗎？老人曰。然。無婦人久矣。船長曰。嘻。我等故土無一婦人。我等實求配偶求傳種。故遠航以至於此。老人曰。噫！君等亦無女性者存乎。主客相顧。默然有問。

却說非美兩洲此等事件初起以前。於亞細亞洲之錫蘭島。實爲亞細亞人種最後逃避之所。其時之錫蘭島。因海水淤涸。直與亞細亞之南端相緊接。蓋此地以近赤道故。嘗爲此方之樂園者也。今也於亞端士山麓。有最後之人類婦人十二名者存。

此地男性之人類。早已消滅。先是此地女權極盛。一切政治事業。皆全歸於巾幗社會。其結果也。少女之數。遂遠加男兒之上。自數世紀以前。凡代議士法律家醫家種種高尚之職業。皆以健強之女子。代柔弱之男子。趣語溘假而

商業技藝文學等。人羣中所有事業。皆壟斷於女子之手。男子之教育。日以荒落。馴至求一適當之園丁農夫。亦不可得見。其婦人亦不必直接勞作。惟以精巧之機器。成就各種事物。及地力既盡。生物之繁殖。日以減殺。人類之孳乳。亦自不得不差縮。自此以往。不復有如前日之成一家族有多數之兒孫者矣。間有妊娠。而女子之數。常多於男子。即幸得一二男子。亦大率殤夭不育。蓋遺傳淘汰天演之作用。使然也。此等傾向。日甚一日。及至世界之末日將近。而亞細亞洲僅餘三家族耳。不幸其中男子二人。亦早夭逝。至是而代表亞細亞曠劫以來過去未來之人種者。惟此十二婦人。

此十二婦人中。其最少者。名曰愛巴。生三歲而其父死。其父即人類最後之父。而與其母結婚未久。即罹心臟病以死者也。丁斯時也。因人口業務之減少。而萬物所附屬之利益價值。亦隨之而減少。疇昔廣大繁華之錫蘭大都。

會次第爲植物所進擊。而日以埋沒。街衢第宅。鞠爲廢丘。雜草荆榛。高可隱屋。人治退去。天行猖狂。凡寒帶地之植物禽獸。皆圍集於大都之旁。都中其餘之建築物。惟一公家圖書館而已。館中所有一切文學書。久已荒廢。其可覽者。惟有考究世界末日大問題之科學書籍。與過去之歷史。此生存之一羣。雖尙日望永遠之幸福。而其大凶日早已相逼而不可復避。

人力既已衰頹。於是萬能力之機器作用。亦隨之而消滅。電氣之動力。已廢不用。其間有游歷者。只爲避冰雪之襲擊。逃而至他耳。當數世紀以前。全球之人民。無論住於何地。雖隔千萬里。得對話如此鄰。全地合爲一國。以同一種言語。雖然。今也隔絕寂寞。忽復於太古混沌之舊世界。三羣之遺民。互相際隔。彼此不復知消息。而前此錫蘭雄壯活潑之婦女。今也私治之精

神好奇之感情。一切消滅。乃至快樂愛情之希望。亦已墮絕。雖餘等最無聊。最不幸之一羣姊妹。結成一離鸞寡鵠之淒涼家族。同著尼服。度心殘年。此實愛巴三歲時之情狀也。

雖然厄運既日迫。瞬息不可留。此一羣中。以非常之速率而日減削。經十幾年。已蝕亡其過半。當阿非利加桑達文飛船飛降南美之際。錫蘭之一羣。僅餘五人。而其最少年者方十八歲。

於時彼飛船隊聞老人之言。已知亞美利加無一婦人。亞非利加亦復如是。歌洲既久葬於冰雪裏。亞細亞亦已於一世紀以前。不通聞問。想其命運。亦與歐洲等。然則除遄返故土之外。更無希望。乃於翌日辭美洲之兄弟而行。當飛船之啓行也。美洲之一羣。頗有欲與之偕。以移住於桑達文者。然以老者不堪懷土之情。欲埋骨於故山也。又以非洲亦無復婦女也。故遂止。而船

中人乃獨就歸途。此次復繞地球之他面以行。經過美國之故墟。但見零落舊都。隱沒於點點白烟之中。其淒涼有更過於來時路者。

掠疇昔泱泱之太平洋。今日莽莽之白平原而過。若者爲暹羅。若者爲新嘉坡。若者爲麻六甲。其地面久已爲層冰深雪所蔽。正近錫蘭。雪色稍薄。停船一眺異哉。一零落大都之下。蠢蠢然若有人跡。是正地球上最後婦人栖止之鄉也。

船員驚喜下降。諸男子等告以此次遠征之目的及其所經歷。彼一羣之女子。於絕望之餘。獲此奇遇。朱顏頓開。心目俱豁。相會不及半日。而此憔悴五尼女。忽變爲媚秀之五美人。諸男子乃說諸女子以同赴桑達文之利益。彼等雖尙戀戀故土。然默忖此地物力既盡。不可終日。如彼桑達文。或尙有數年安居之希望。遂悉表同情。願與偕行。就中男子之阿美加。與女子之愛巴二人者。一度相見。愛情纏綿。恍如曠劫以來。久別復合。於是淹留半月。男女

相握以向桑達文。彼等探險隊得此美滿之發明。其愉快何如哉。

不圖山河未改。風景全殊。彼等既返故土。而桑達文已迥非瀕行時之情狀。曾無一人倚門以望掃徑以迎。頰首一望。前此常時集會之公館。已成蕪廢。賸有纍纍墳墓。突兀眼前。彼等出此空船。先入公館。但見其親族朋友。死體狼藉。或正瀕於死。餘喘呻吟。蓋自彼等遠遊以來。居民之數。已僅餘三十。加以怒風頻號。酸雪屢襲。一切廬室。破壞無餘。今惟恃此堅牢之一公館。相率羣居。爲最後逃避之所。雖然。復有一種傳染病起。次第勦滅衆生。今早成一不堪入目之餓鬼地獄。此遠遊之歸客。惟以吻沫相濡煦。舍此更無他圖。既而寒氣日加。烈氣不斷。太陽之微弱光線。不復能透過濃霧。以照此世界。惟於室內燃火。緊閉窗戶。少保存溫度於萬一。羣中之最勇敢者。至此早已絕望。惟日日屈指以數生存者之數。計數禮拜內。由十五人而餘十人。由十

人而餘五人。其遺存於最後者僅有阿美加及愛巴之兩男女與數千萬年前之亞當夏娃相對峙。

彼二人者。生息於慘苦之下既久。忽然一日。大風頓息。太陽復從雲間瑟縮而出。於是二人更鼓勇氣。思一見世界最後之現象。乃復駕飛船冉冉上騰。俯瞰桑達文全都。早入雪中。不復可辨。彼等見北方一帶之地。冰雪稍薄。乃向以進行。

撒哈拉沙漠以南。亞非利加大曠原。雨雪雲霧。皆不如他地之甚。蓋由其地質爲地球中寒氣最低度使然也。自此土以達於亞刺伯。努比亞。本爲熱帶風經行之路。故埃及之一部分。得免嚴冰暴雪之襲擊。二人循此以行。止於層冰峨峨之尼羅河上。騁目一望。但見布拉密之大金字塔莊嚴如故。偉大如故。屹然立於千里一白之間。

於戲。此人類第一之華表。而太初文明之紀念碑也。彼其幾何學的碩大之建築。與天地相終始。彼以其翛然物外之冷眼。覷盡此世界無量家無量族無量部落無量邦國無量聖賢無量豪傑無量鄙夫無量癡人無量政治無量學術無量文章無量技藝。乃至無量歡喜無量愛戀無量恐怖無量慘酷無量悲愁。一切人類所經營所構造。其得遺存於世界之終末者。惟此一物。惟此一物。於是乎世界最後之人。與最初之王者。卒乃同求安身立命之地。於此一坏土之下。於戲。不亦奇哉。不亦奇哉。

未幾暴風再起。大雪頻注。愛巴曰：『我等終不可不死。今行何之乎。願請少留。妾惟願憑郎君之腕。以死於平和。』二人乃求金字塔中一洞穴。占一坐於其內。相與憑眺。一望無垠之冰雪原。

此絕世之少女。爲寒氣所襲。以輕顫之皓腕。與所愛者相偎抱。此絕世之美。

少年亦微抱所愛者之酥胸。香腮厮搵。萬種溫存。雖然風益暴。凍益甚。雪打金塔。砉砉有聲。少年曰：『愛卿啊。我等實世界最後之人也。君看此世界中國土。何在政治。何在學術。何在技藝。何在榮華。何在威力。何在。今日全地球只贏得雪中一大荒塚而已。』少女曰：『然吾觀歷史上無量數之美人。顛倒幾多英雄豪傑。纏綿歌泣於彼數十寒暑。雖然愛根終當斷絕。愛根終不得不斷絕。妾愛君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君愛妾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少年曰：『雖然我輩有不死者存。』少女曰：『然我輩有不死者存。一切衆生皆有不死者存。妾今已不寒。請與君一散步。』何圖方欲起立。此少女之足已爲寒氣所迫。失其感覺力。向後忽倒。乃曰：『妾今欲眠。』乃以纖手倚少年之肩。吻與吻。一相接。彼少年握其所愛者之手。置諸膝上。曰：『吾愛卿。吾護卿眠。』於時放最後之眼界。一瞥太空。萬有之形。一切既死。萬有之相。一切既死。萬有之色。

一切既死萬有之聲一切既死惟餘雪風颯颯薄擊劫劫塵塵不滅之金字塔地球上獨一無二之形相聲色於是乎在

俄而有一種異音。蹙然來前。嘻。此何聲歟。其金字塔中更有人歟。其鳥歟。其寒帶之熊歟。何圖一匹之犬來於彼兩相愛者之側。一跳一躍發大慈悲大聲喜之聲以震盪此最後世界。噫此阿美加所畜之愛犬也。以何因緣而得來此。吾不能知焉。但見夫跳擲數匝。以舌舐兩人面。與其手。以身翼覆彼等。而彼等已寂然無聲。

自茲以往漫天之大雪益降積於地球之全面

而地球尚自轉本軸向無垠之空中孳孳汲汲飛行無已時

太陽依然也。然其如死之赤光歷永年後卒全消滅。窅然一黑暗的天幕長在深夜之裏。繞此厯然一大黑丸以運行。

羣星歷歷尙依然燦爛於無限之空中
無限之空中依然含有無量數之太陽無量數之地球其地球中有有生物
者有無生物者

其有生物之諸世界以全智全能者之慧眼微笑以瞥見之「愛」之花尙開
譯者曰此法國著名文家兼天文學者佛林瑪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
記也以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尙之思想組織以成此文
實近世一大奇著也問者曰吾子初爲小說報不務鼓盪國民之功名心
進取心而顧取此天地間第一悲慘殺風景之文著諸第一號何也應之
曰不然我佛從菩提樹下起爲大菩薩說華嚴一切聲聞凡夫如聾如啞
謂佛入定何以故緣未熟故吾之譯此文以語菩薩非以語凡夫語聲聞
也諦聽諦聽善男子善女人一切皆死而獨有不死者存一切皆死而卿

爲者證得此義請讀小說報而不然者拉雜之摧燒之
等貪著愛戀瞋怒猜忌爭奪胡爲者獨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懼恐怖胡



俄皇宮中之人鬼

曼殊室主人譯

此篇乃法國前駐俄公使某君所著也。俄前皇亞歷山大第三。以光緒二十年十月。崩於格里迷亞之離宮。旋以莊嚴之儀式。歸葬於聖彼得堡。其誰不知此文。不過著者之寓言耳。雖然。其描寫俄廷隱情。外有無限之威權。內受無量之束縛。殆有歷歷不可掩者。專制君主之苦。況萬方同概。豈惟俄皇。譯此以爲與俄同病者弔云爾。

譯者識

余不幸以小說家聞。今將執筆述一親見之怪事。此其事苟稍識俄國內情者。眼光應能照及。猶恐讀者以出余手筆。且以事實類于不經。或疑爲子虛賦。烏有先生傳。則大失余意矣。故今先與讀者約。必毋以讀小說之意讀茲篇。

歐洲人以外交家自許者甚衆。而無一人能知俄羅斯。非不知俄羅斯。不知俄羅斯之政府也。以彼行事主秘密。其中有萬種不可思議之隱情。故彼當

局者。藉假面以與天下相見。猶俳優登場然。余奉使駐彼得堡時。彼亦僅授余以一尋常看官之位置。而不意余之竟能入其內幕而察其真相也。

自皮相者觀之。俄國以專制聞天下。君權無限。生殺與奪。一在其手。天下最快心得意占地球上縱欲家第一等地位者。孰有過於俄皇哉。雖然。六十年前。康士但丁公以太子之身。棄位而逃。以讓其弟尼哥拉第一。此世人所共聞也。聞焉者駭焉。以爲公何高尚。乃爾。敵。屢。富。貴。乃。爾。而。烏。知。夫。好。逸。惡。勞。趨。安。避。危。亦。猶。夫。人。之。恒。情。彼。其。於。利。害。得。失。間。審。之。極。熟。不。欲。耽。虛。名。而。受。實。禍。以。爲。高。也。

有俄國者。非俄皇也。俄皇爲獵犬。而別有驅而噬之者。俄皇爲傀儡。而別有持而舞之者。噬之舞之者。誰。彼。其。遺。族。官。吏。之。中。自。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秘。密。黨。盤。踞。全。俄。無。上。之。勢。力。逆。者。死。觸。者。壞。從。俄。皇。屢。代。遇。刺。萬。乘。之。尊。如。

豕在牢不知者以爲全屬虛無黨使然而豈知其斃於親臣大臣之手者尤夥且毒而彼日日崇皇拜皇言皇權神聖不可侵犯者乃正爲皇獄吏爲皇劊手也

歲甲午西歷十月俄前皇亞歷山大第三以病不起聞各國報館皆舐筆爭紀其事既而新君登極移住冬宮天下想望新政其國之新黨咸謂今皇居儲貳時已不喜專制政策行將取自由主義以饜民望則最劇最烈可畏可怖之虛無黨亦以政局未定沈幾以觀其變故今皇初卽位時俄國政界稱最靜謐雖然俄廷者奇聞怪象之淵數也政海波瀾靡時或息無端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怪說起其說維何則冬宮有鬼也其鬼維誰則先帝亞歷山大第三也

俄國警察手段之密之捷之酷甲天下稍觸政府之忌則將以雪窖冰天之

西伯利亞爲葬身地。國中、人、蓋、兢兢焉。此謠言之起也。索隱家雖屬于目。而莫知其說所自來。更閱數日。則已噤口莫敢復道。其知之而言之者。不過上流社會之若干人耳。俄國報館既相戒。勿敢言。外國訪事更安從耳之。故歐洲各國。殆無一人能知其事者。而獨奈何有余一人在。

讀者勿謂余好奇也。余竊念此事。或有關法國之利害。故必欲窮其真相。然後即安。幸也。天假之緣。余彼時正在俄京聖彼得堡也。余駐俄公使任既滿。何以仍在俄。則以代表法國賀俄皇加冕。公事既畢。爲舊交所繫維。未能遽行故。

余充公使時。有一知己。爲尼士智伯公爵夫人。其子名波里斯。爲皇帝近侍。現正服職冬宮。冬宮有鬼之說既出。其翌日。公爵夫人招余飲。談及宮中。今夕開大跳舞會事。忽見波里斯盛服。匆匆自外來。比入門。遽高聲曰。母親。願

聞昨晚之事乎。夫人叱曰。有客在。胡得無狀。波里斯紅漲於面。急向余爲禮。余識波里斯時。彼正在提抱。視余猶父。今已翩翩一美少年矣。余以其有事。稟母辭欲行。母子強留。波里斯爲余述所見。可知一時震動上流社會之風說。正波里斯揚其波也。

我輩嘗讀俄國史者。必能知俄皇所住冬宮。爲世界上著名壯麗之宮殿。無俟余喋喋。以其太大也。故餘於用。常有空房。以患虛無黨也。故不居之室。亦置守兵。皇眷所居。則選近衛兵之秀者衛之。皇帝所居。則以貴族少年任侍衛。波里斯即其中之一人也。

我皇所居室。共有八間。繞以游廊。東通別殿。西盡處有一門。封鎖謹嚴。其前面少有餘地。可窺後苑。自此而進。只有空房數間。相傳數十年來無居者。此處原可不設守兵。但以防俠客故。仍派侍衛一人看守焉。波里斯前夜所值

宿即其地也。

疏星明滅。樹蔭婆娑。夜靜無人。獨立沈鬱幽陰之境。即勇夫亦覺無聊焉。雖輪值僅三小時。瓜代後即可安息。而衛士猶常不樂奉此職。幸也。新君即位之翌日。即命廢此處。下半夜之直。於是直宿者皆頌新皇功德不置。

波里斯是晚自九點鐘。承乏照例。空空廊下。其在職時間。以十二點鐘爲止。一到期限。即復自由。無論何時歸家。均聽其便。波里斯頻視其表。心中境界。一起一滅。不知經過萬千變化。真有捱一刻似一夏之想。焦灼彳亍。徘徊翔步。數盡更籌。直至十一點半之頃。倚窓一望。但見月色分光。夜涼似水。風來葉落。月上陰移。愁慘岑寂之氣。豎人毛髮。波里斯視線爲月光所引。東張西望。猛覺園中現出一物。閃爍於其眼簾之所向。嗚呼。俄國宮中勃鬱陰愁之氣。自昔然矣。雖宮中人司空見慣。觀此亦安得不生怖想。彼何物。斯則一頑

然碩大之人影以白布覆面正循樹陰向前面屋角潛行而東。波里斯謂此人影其必爲與俄國皇室不共戴天之虛無黨員也。何圖目線盡處彼人影已行近前門咄哉咄哉此門向廢不用雖設常關從未有人出入其間彼乃輕手一推雙扉忽啓人遽不見影遽入滅波里斯駭絕不知所爲心中鶻突若芒在背時自鳴鐘已報十二下波里斯竟呆然若無所聞惟內自忖度將默息乎將告警乎將默息而有所不安將告警而有所不敢波里斯之所以不敢者何也一告警而波里斯之命將在旦夕也讀者苟稍知俄國內情必能知其虛無黨之性質彼虛無黨固出沒於皇室肘腋之下者也俄之宮廷若蜂窠然穴其中者孰黨於皇孰黨於虛無誰能辨之此人影者旣已能出入宮禁即使果爲鉏覺則其本職非將官即侍從也苟一旦告警被捕彼何難設一口實以自解脫轉反噬以誣波里斯彼俄廷之人其

久知之矣。故相率諱匿得過。且過蓋盡忠皇室之人。其危險殆與謀逆者等。專制國之通例然也。波里斯之遲回審顧也亦宜。

波里斯正倉皇失措。忽聞一種異音。發自空房。隨風而至。傾耳諦聽。則門扉闐闐之聲也。默忖以爲彼俠客者。必潛入無人之室。將取道此空廊以襲皇居也。危機一髮。手無寸鐵。波里斯之狼狽。不言而喻矣。猛憶休憩室中有劔一鎗。遂飛步往取。取得。走出。及門。忽目瞪而不能語。舌橋而不能下。腰挺足繭而不能復步。何以故。則以有一怪體。突走空廊。掠波里斯而過。故咄此怪體何物也。其人耶。其神耶。其園中之木魅耶。何圖乃一昂然七尺之黑影。黑衣曳地。白帕覆首。當寒月青青微光之下。其面目約畧。尙可辨識。彼物非他。正身死未寒。舉國官吏爲之服喪之前。皇亞歷山第三龍顏也。剎那間波里斯驚魂稍定。鼓勇拽足出戶外。循空廊一望。乃更奇絕怪絕驚。

絕。咄。咄。！。咄。咄。！！。剛。纔。所。瞥。見。之。形。影。忽。又。寂。然。消。滅。不。可。蹤。跡。惟。餘。月。光。滿。地。寒。登。唧。唧。與。宮。漏。之。聲。相。應。和。

以上云云。皆波里斯所自述也。余聞而駭然。乃徐問曰。空廊之側別有他室否。答曰。無有。惟近此邊有一戶。乃所以杜斷新皇所居之通路者也。余素不信怪異。因再糾問波里斯。是否由于眼花所致。波里斯力言不謬。其母夫人亦證其所見必真。余於是生疑心。其所疑與波里斯見怪時所起之初念正同。以爲必屬虛無黨所爲。彼殆賺得後園門鑰以入於此。即通過皇居之戶鑰。亦或在彼手中。彼處自昨夜始廢下半夜輪值。而今亥盡子初之際。彼人突入空房。殊非偶然。余雖持此論。而波里斯力言所見確爲先帝之丰姿。且云。先帝見背未久。聲音笑貌宛然。必無錯認之虞。余辨詰既窮。則除實驗之外。更無別法。若彼果爲虛無黨員。則今夜幸有宮中大會。必再出現。乃決意與

波里斯同往彼空廊守望。以覘其實。波里斯亦素以胆氣自豪。恐以見鬼見怪胆怯氣沮爲人所笑。因樂從余說。於是相携赴宮中大會。

俄爾大公主。美而艷。約余共舞。若在平日。余必竭才藝以博公主歡。不遑他顧。而當時以有事在心。且座間各人議論。皆在宮中有鬼一事。益生眩惑。時尊貴之人。往往以孩子迷惑爲解。而其間以爲虛無黨所爲。與余同見者居多。舞畢。余就一侍臣某細詢其事。彼真不失俄國人之真面目。其所言皆不出俄國政府之故技。彼力言宮中風說。牽連先帝。不喜聞之。願勿再言。余聞此言。知宮中亦以爲重事。乃不復究詰。復走近公主側。公主炫其華服。問余以此在巴黎。當得何聲價。愛情濃盍。溢於眉宇。而此時余與波里斯所約之時限已到。乃不復閒談。辭公主而出。

波里斯果如約。迎余於門外。相與潛上石階。直趨廊下。前班守衛。方正欲去。

波里斯介吾相見。詭告以欲一觀休憩室。彼笑領之。幸彼亦忙赴會。匆匆竟去。時宮中大鐘正敲十二點。空廊之下。唯余與波里斯兩人。乃各執手鎗。同立空廊者片時。既恐阻彼人之來路。乃退伏于休憩室。室中無燈光。苟有人從空廊過。必得見之。乃開休憩室門。靜候消息。

候至兩刻。萬籟寂然。絕無影響。余謂波里斯誑我也。諷之。波里斯有怒容。余無聊甚。離坐潛出空廊。東張西望。并不見有所謂人影者。正納悶間。忽見有一物遙觸余目。而余之胸遂躍跳不止。細審之。見波里斯所謂禁房者。忽現出一線幽光。映余眼簾。急向休憩室揮手。波里斯知有事。股栗而出。隨余手所指處。瞪目一視。忽戰聲疾呼曰。異哉。此火光從何而來。彼處十年來未嘗舉燭也。余點首潛聲曰。君言是也。然何足畏。余所疑必當。若彼果爲鬼物。何以火光爲。是今所見比之鬼物尤爲可畏。其爲潛居空房以謀不軌。無可疑。

矣。

波里斯領余言。因曰。將如之何。呼守兵來邪。抑報包探長邪。余於政治界閱歷既深。一切機密。皆莫能逃余法眼。余知此事必非尋常。若遽報聞。必致後悔。即波里斯亦不宜使知真相。乃謂波里斯曰。凡事不宜倉卒。余必欲探得其實情。且余爲外國公使。代表一國。法律上所謂神聖不可侵犯。則探虎穴而得虎子。正余之任。君盍留此。侍余獨往。查火光之所從出。若踰十五分鐘不返。則竟往報包探長可也。波里斯初憤余不與偕。後以他言賺之。因出表相對。畫十五分之定限。余遂潛行。向空廊之火光而進。

火光自空廊盡處石室重門之下洩出者也。初欲敲門。繼而變計。因念彼怪必自此門出入。或爲出來地步。未嘗扇鎖。亦未可知。余既定計。乃試執門環一轉。覺微動。乃乘勢一推。果應手而闢。更一推。門遂啓。而聲大響。余以此時

無復可隱。乃放胆排闥直入余所入處。若門房然。窺其奧。似有數房。而絕不覺有人氣。惟右首有一室。戶半開。火光正從此出。空廊望見者。即此火之末光也。乃急掩大門。奔入此室。

余當時之驚詫。余當時之震慄。至今猶銘刻腦中。欲忘不能忘。何以故。當開門一響之際。室內有一物。忽自椅上蹶起。驚立其物。非他。正波里斯所謂身長八尺。服被黑衣。其容黯淡。其色淒涼。嗚呼。果身死未寒之亞歷山第二也。余當時一見驚絕。曾啓口作何語與否。今不復記憶。惟見彼人自懷中出一鎗相擬。余自知生死關頭。亦急出短鎗相向。且大呼曰。余乃法國使臣也。今藉天皇之威靈。問汝果爲誰人。彼人遽垂小鎗熟視余。少頃。若有所覺察。乃發一種悲聲曰。余亞歷山第三也。語既畢。即倒坐椅子。余時不能自禁。手一震。短鎗轟然擲地。身幾倒。幸爲椅所支。氣殆絕。久之。乃曰。嗚呼。乃陛下耶。外

臣唐突伏乞見諒。雖然陛下……余一語未終。亞歷山遽曰。卿必以我爲死矣。又長嘆曰。居吾語汝。汝旣來此。知余密事。吾復安能隱。汝盍安坐。今余已非帝者身矣。余驚定告坐。帝曰。卿請言卿所以至此之由。我以爲此避世桃源。必非外人所能至也。卿以何因緣而得來此。余乃具以前情告之。

帝曰。有是耶。有是耶。我素知卿。卿探偵祕密之手段。在歐洲無可與倫。今余將一切心腹告卿。或反爲利。尤幸卿只一人來。且喜卿素重信義。今吾將語其靜聽之。

余父亞歷山第二在彼得堡街上斃于炸藥。卿所知也。此等險象。余雖憚之。然不足爲余怖。兵凶戰危。常人所怯也。然乘好勝之心。毅然當之。曾不足爲余懼。惟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有一種特別危難。伏於肘腋。處處相隨。無一息之間斷。是則人所最難堪者也。余不幸登俄國血腥之帝位。自茲以往。遂

無日不在愁困苦痛之中。一刻不能自安。自皮相者觀之。皆以余爲君權無限。而不知余爲左右所掣肘。無權無力。一事不能辦。天下不察。反以余躬爲叢怨之府。嗚呼。余真無樂乎爲君。以堂堂七尺之軀。乃僅爲左右之傀儡。其有罪也在余躬。其有危也在余躬。吾嘗自哀。自訟。不知前世作何惡業。今乃託生爲專制君主。歷盡人間世。不能歷之苦况也。人多以維新改革說吾。若卿者。最熟悉俄國事情者也。卿爲我設身處地。余果一從事改革。則彼等太后黨世家。黨其有不欲得余而甘心者耶。余再拜曰。誠然。帝乃繼語曰。余擁此虛位。陽似尊榮。實則與禁錮無異。求與民間一富翁比。尙不可得坐。是之故。余蓄志欲退位者十餘年。於茲矣。徒以吾子未長成。未克當此難局。是以不果。今幸機會已至。平昔所志。可以實行。雖然。余知退位之後。仇我者尙不能釋然也。天下怨毒甚深。舉國中無論在朝在野。爲臣爲民。率皆欲劊刃余。

腹然後爲快然則余雖退位曾不足釋怨家之憾徒自撤藩籬無以自衛故余不得不作欺人之事佯死以掩天下之耳目乃擇一人跡罕到之境送此殘年余既自幽於此乃始得一餐之甘味獲一夕之安寢回視數月以前則昔地獄今天堂也此事若能永秘則吾如重囚遇赦夫復何求故吾只告余心腹五人除吾妻吾子及忠義醫生二人僕一人外無有知者吾一切計畫既定以爲在此齷齪世界既一切無可留戀余忘天下天下亦遂忘余矣即卿之友之爲余近臣者彼亦斷不疑亞歷山猶生即偶見影響亦以爲鬼焉已耳何圖遭卿警敏而計遂破卿若不忘故舊其有何策可以解衆惑而全賤軀耶

余聞言心戚戚焉方欲有言忽憶波里斯相約十五分之限急視時表已踰十二分因遽起立再拜言曰有人相待恐不爲陛下利請從此辭願陛下自

安。余決不負陛下。惟有一事奉陳。則請陛下勿再與今皇所居之室數數往來而已。臣在法國公使館。無論何時。倘有要事。當效犬馬之勞。言既即告別。帝亦依依不欲余行。

余出見波里斯。彼正欲往傳警報之時也。彼發疑問。余以巧言釋之曰。余所親見。有難告君者。今姑說大略。君殆誤認皇帝父子之貌也。夜中微行。安知不爲今帝。他日若君遭今帝微行。必能知其詳。必不再疑爲異物焉矣。

波里斯以余言爲誠也。盡信之。其翌日。更下一諭。令悉廢空廊之守衛兵。於是此風說遂滅。閱數旬。波里斯亦有榮遷太平洋岸海參崴鎮臺中尉之命。讀者若詰余以後事。則非余所敢言也。然使先帝今尙住冬宮。則余此篇亦不肯遽出問世。雖然。亞歷山陛下。今已藉余之力。移於他處。其地至安極穩。已決非仇敵之所能踪跡矣。

(完)

俄皇宮中之人鬼



白絲線

披髮生譯

某日余與大使將赴普路華散等納涼。方出門。余見大使外套襟上有絲屑附焉。因呼大使曰。請君小住。君之外套有絲屑。吾請爲君去之。大使聞言愕然。回顧渾身戰慄。向余道謝。且睨地上所棄絲屑。顏色大變。余不勝詫異。而又不便詰問。大使似知吾意。乃言曰。君以吾爲無端善感耶。然其中實有故也。君今爲我拂去絲屑。而吾因此根觸舊事。蓋曾遭遇至險。於今回憶。尙覺寒心。君願聞其詳。請爲君言之。惟關係於此事之人。今尙生存。不便直指其姓名。今姑諱其姓名。而爲君陳其事實。

歲月不居。風雲百變。追懷陳迹。良用慨然。余昔嘗奉命以代理公使駐紮某國。某國地形。當歐洲之東南。原爲土耳其之藩屬。近始發奮自強。倡議獨立。幸得成功。而國家新造。人心洶洶。變亂之事。不時蠱起。其騷擾之情。凶暴之

狀。往往有非文明國人所能想像者。當余就職之時。俄羅斯與奧大利兩國。頻於此邦互爭勢力。於是其國臣民亦分爲俄黨奧黨互相嫉妬如犬與猿。馴至宮中亦分兩派國王則黨奧皇后則黨俄以皇后乃俄產也。

余就任未久。一日俄國公使朱連喜男爵。突然來訪。稱本國有事。當暫歸去。一月內外即可復來。余乃爲惜別之詞曰。君不在此。殊苦岑寂。願竣事即來。再得奉教。俄使謙謝。更造膝言曰。某行後一切職務須得人代理。而意中未。有其人。私意願以屬君。知君必嫌褻瀆。果能念情。賜許乎。夫某國國小事簡。各國雖設使館。而使館人員。往往不備。除公使外。並可任代理之書記官亦無之。則於他國公使之中。擇其最相得者而奉託。亦尋常事耳。故當時余不以俄使之請託爲怪。且念我以代理公使之身。而被託爲俄國特命全權公使。爲體面計。亦良不俗。何以故。當時各國之派來此國者。多是代理公使其。

外大抵設總領事惟俄與奧乃特派正式公使蓋巴爾幹半島爲俄奧兩國必爭之地而勢力消息全視其公使之才不才爲消長故特派公使來也余承俄公使之託私心竊喜而以就職日淺於此間政界尙未深知底蘊以英國代理公使久留此國熟悉情形勸俄公使託其照拂俄公使掉頭曰否否彼黨於奧每爲奧公使所左右豈可相託余願得一樸實之人而託之俄法之交實同兄弟託君代理與委之敵國無異故敢冒昧相干望君見許余以其誠也。不可再辭。因遂頷之。俄公使再拜致謝。因潛聲向余言。承君金諾。感何可言。今有一密事願以相託。敝使館之受信箱將來或有寄呈斯陀羅支之書。若果有之。望君慎密代爲投遞。其函或是沈重。此乃有黃金在中。並非他物。豫爲聲明。望君勿疑。余出入於外交場。裏凡有隱謀密事。大抵難逃。吾洞鑒此國之總理大臣斯陀羅支。雖不如國王事事皆袒奧國。余固知之。

然時時收受俄國之金。此爲何事實。出余意外。故余聞俄公使言。不勝詫異。俄公使察余顏色。莞爾笑曰。總理大臣自是有主意之人。若是關於敝國之事。有爲難之處。望君與之協商。必能得當。余乃無言。俄公使再三申謝。遂辭去。而不日即束裝歸國焉。

俄公使行後。曾無幾時。宮中張宴。余亦被招。雖非大會。然自壘公使及總理大臣斯氏等。來會者甚衆。同詣國王前。王殷勤款接。皇后亦在座。尤爲招呼懇摯。后固美絕。其才藝。其力量。皆卓絕。在歐洲中。少有倫比。旣而就宴席。余坐次在皇后之左。后之右。則爲國王。其隣之名譽席。壘公使實占之。余之左隣。則總理大臣斯氏也。

前已有言。此宴雖非大宴會。然重要之人。皆來集。則斷非尋常之宴席可知。酒斝巡後。細察情形。似有秘事。時國王頻舉杯自酌。與皇后不交一言。卻與

塙公使低聲私語皇后意似不安頻目注王忽裝爲不知顧與余語余顧總理大臣見其顏色且有異當時座上衆賓有揚揚得意者亦似有鬱鬱不樂者一見而知爲有一大事將驟出現於樽俎之間旣而侍者獻果餅來王突然起立注酒盈杯舉杯及額向大衆言曰朕今謹祝吾親友塙大利皇帝佛蘭西約蘇陛下之康寧其各浮一大白以爲祝余於此乃大悟知王必與塙廷結密約而今之舉酒相賀正以示塙黨全勝俄黨全敗也於時喜形於色若甚得意者塙國公使也皇后亦隨王言不得已舉杯起立而視其面顏色蒼然引觴強飲如飲鴆毒然總理大臣狡滑人也則裝爲無所措意一飲而盡當時座上人各懷鬼胎其間忽有小聲浪敲余耳膜察其音則謂俄公使真巧黠人也恰於此時不在座余聞此言始悟俄公使之歸國實有深計存焉思之又思之不禁心緒作惡幾不能堪則見總理大臣唧唧向余私語其

聲○甚○微○殆○不○可○辨○則○聞○彼○言○俄○公○使○預○料○或○有○此○事○故○爲○之○備○今○事○果○至○此○
矣○兄○今○爲○彼○代○理○雖○有○爲○難○亦○望○竭○力○相○助○今○僕○懷○中○有○一○極○緊○要○之○文○件○
欲○以○此○奉○勞○閣○下○焉○余○當○時○心○極○不○快○以○爲○俄○國○政○略○常○用○陰○險○手○段○平○日○
固○聞○而○知○之○而○直○接○親○中○其○計○者○實○始○今○日○既○入○彼○籠○絡○之○中○宜○吾○之○不○快○
也○惟○既○與○俄○公○使○有○約○今○便○反○覆○則○於○外○交○官○之○名○譽○固○有○所○損○且○關○於○法○
蘭○西○人○之○體○面○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乃○不○得○已○而○從○總○理○之○請○曰○果○然○邪○願○
以○明○日○携○此○文○件○來○僕○當○代○爲○存○放○以○待○俄○公○使○之○歸○也○總○理○蹙○額○皺○眉○低○
聲○再○言○不○能○再○待○明○日○矣○以○此○文○件○乃○極○緊○要○也○試○觀○今○晚○且○有○此○事○則○將○
有○何○變○局○且○不○可○測○豈○能○延○至○明○日○今○我○將○從○食○桌○之○下○暗○以○授○君○君○其○注○
意○毋○令○人○見○總○理○言○之○懇○切○如○此○余○乃○無○法○勉○強○諾○之○總○理○乃○故○背○余○僞○爲○
與○左○邊○之○客○言○者○其○手○則○徐○徐○插○入○外○衣○之○囊○余○亦○倣○其○法○反○身○故○與○皇○后○

言國王似已見余與總理私語則舍墾公使而顧與余語皇后則從旁而聽間有所言余方與兩陛下談笑間忽覺有物觸余膝乃會意故爲弄食巾狀徐以右手伸桌下覺有物突吾手指則總理之所謂緊要文件也余亟接之窺王之不留意乃潛將此文件挿於胸前之裏囊余自以爲甚妙手矣而究有人從旁窺見否則非余所知也

旣而王先起與皇后共離食堂衆賓隨之同至一客廳滿座歡然議論風起則見皇后似有欲言頻以目示余余方與司法大臣閒談乃舍之直趨皇后前皇后故裝神氣似與余不相屬也者及見左右無人乃俯首低聲語余曰君旣持有緊要物盍早離此呀呀桌下之授受余當時以爲必無人窺見而今皇后乃知之不禁愕然以皇后所言似有深意因微點頭示皇后以意乃不敢再留戀即欲告辭歸去因行至國王所見王方與總理大臣語余告退

王即許諾。斯時見總理大臣眼色。似有欲與余偕行之意。而竟不果。余乃辭。王及總理大臣而行。有侍者送余出。是晚天氣頗寒。及主廊下。方穿外套。跟來侍者。忽向余語。請少住。外套上有白絲。正與君今時所言無異。余謝之。反外套一視。見背上果有長絲線繫焉。當時不以爲怪。急除去之。而牢不可拔。余乃怨縫工太粗心。竟令有線自裏而出。遂斷而棄之。未嘗有所介意。竟穿外套別侍者而回。風聲在樹。月涼如水。漏雖未深。而街上寂然。行人絕跡。行至某處。忽從屋角現出一人來。拄一木杖。眇一目。以帶纏首。乃一跛足之乞丐也。突立余前。乞余施捨。余生平最不喜行乞者。乃喝令退讓。而跛丐遮余前。不放余行。余方與爭。忽覺後頭又有一人來。余暫停足。察之。乞者乃捨余。而向新來之客。余乘此隙。乃得脫身。安然而歸。公使館即將總理所授之要件。藏諸密處。而下鎖焉。藏時見此文件所入之封筒。以黃蠟緘封。有俄皇御

輿蓋上者也。時尙早。未能即睡。欲一散悶。乃與使館中武員某下象棋。正興濃時。忽聞門外譁然。不知何事。而余心一動。乃遽起掩棋盤。命武官某出視何事。少選武官某變色入曰。奇變奇變。總理大臣被人行刺。今正運其遺骸歸第也。余大吃一驚。立取帽冠之於首。武官某驚問何往。余曰。我非一去探消息不可。君可同往。路上防有他變。於是兩人昂然便行。須臾已抵首相官邸。只見人山人海。有罵壞大利者。亦有罵俄羅斯者。而異口同音。皆謂此次行刺。必非因常事。必與政治有干連者。余是時不遑他顧。但欲一見總理大臣。如彼一息尙存。則或得交一言。因挺身辟人欲入。及門。有巡捕止余曰。警視總監尙未來。非有命令不許入也。而余甚知此輩之易與。彼口雖倔强。而見黃白兩物。即奪氣者也。因用此術。竟得其門而入。既進大門。見兩旁人甚擠擁。其中間則一點鐘前與余共桌而食之人。今正橫臥架牀上。血涔涔下

也。則見傷者之血衣。皆已脫而投於一隅。而初來之醫生。乃將傷者反之覆之。而搜其傷口。及傷者一反身。而傷痕已見。則在背上有一孔。約可容兩指。其口仍未合。醫生將傷者身一搖。黑血便湧出如注。醫生頻呼人取溫水及棉。其傷重至此。孩子且知其無可救矣。余不忍久視。乃在室中踱來踱去。忽吾眼光無意注射於傷者之血衣。一若有鬼神暗中導余者。余乃走近血衣所積處。見傷者之外衣。汗衫。外套。皆堆在一處。余行及近。見室中人皆注目于傷者。無人留意視余。余乃以足翻血衣。比至外套。則余瞪目一視。忽似親被人刺。幾於氣絕。倒地。此又何故。蓋見外套上有刺客刀痕。甚現。而其相離不及一寸。乃有白絲垂下。呀呀。其絲正與頃間。余外套上所繫之白絲無少異。余意有所觸。乃急俯拔其線。則確乎緊緊不可拔也。余當時以爲既有此証。無論如何。當先告之於警視總監。乃一舉首而總監仍未至。余忽改計。決

將此事暫勿告人。已而環伺傷者之人。各鳥獸散。余乃走近傷者之前。則見傷者雙眼一閃。見余在側。似有欲與余言者。余乃進膝曰。君能開口邪。君何以竟至於此。傷者聞余言。方欲起。余乃以耳附傷者口邊。則但聞總理言跛者呀！文件言未及終而氣絕矣。自此則死者無言。一切不可得而知矣。總理大臣目才暝。適警視總監領手下數人至。一見余。顏色少變。忽復常。丁寧向余言。來不及事。殊以爲憾。總理於被刺之事。有所告於君否。余目注總監曰。否。未有言也。斯陀羅支君方欲啓口而氣已絕矣。總監復問在場之醫生。及其外各人。見所答與余無異。總監乃言曰。既如此。實無法。然幸我處畧有眉目。我將從速查辦。以慰死者之靈耳。余更無他言。略爲一禮。即與武官某同行回公使館。乃即寫一信寄去維也納。素有往來之商店。令其將護身網衫速寄一件來。此種網衫。乃用鐵網編成。以之代汗衫。可以禦刀石。與

野蠻人戰爭時。士官每恃此臨陣者也。呵呵某君。余當時汲汲於戒嚴。眞非無謂也。試思總理大臣臨死之言。余實從九死一生之中。而幸免者也。一夜之中。而兩見之白絲。一繫於余之外套。一繫於總理大臣之外套。此必爲行兇之暗號。無可疑。彼跛者兀然立於余前。而阻吾進路。其必爲待同黨之從後趕來。無可疑。若非得侍者留意。將余外套之白絲拔去。則刺客必認取此符號。而使余與總理大臣同一結果矣。行兇之目的。亦可因總理大臣臨死之言。而知其緒。是必因宴席間所授受之文件。而生此變者也。此文件不知果爲何等要物。何以藏之者。身之一險至此也。抑彼俄公使。以此危險之物。相託欲嫁禍於余。而自脫於難邪。心中竊爲不平。而余旣爲人受此文件。且皇后亦旣知之。今欲啓封而窺其中之爲何物。其勢又不可欲將此事告之。警察署又不可。何以故。尋常之事。告之警察署。固其宜。而事苟關於政治。雖

警察亦無如之。何余再四思維，乃決計以暗碼密電將此事之始末報知俄國公使，而促其即來。

本國之總理大臣斯陀羅支，乃歐洲有名之人物，與國王相伯仲者。今被刺之報，傳於各國，議論譁起。各報館皆私爲擬議，或以兇手出於奧大利，或以爲出於俄羅斯，或以爲出於私怨。各國議論，尙且紛紛如此，則本國之物議沸騰，更可想而知矣。政府亦恐其釀成他變也，乃命故總理大臣之葬禮，於夜間行之。會葬者，惟以政府之達官及死者之戚友爲限，其外則不許會葬。葬禮定期在被刺之後兩晚舉行。余固得預于會葬者也。本國風俗，其棺槨令死者之友舁之，其餘則徒步相送。無乘馬車者。余自逢此奇變以來，未嘗一出門，而今則不能不出。乃自裝束畢，將披外套，一檢往日白絲所繫之處，則又令余大吃一驚矣。咄咄又依然有白絲附着矣。余乃悟兇手必知余預

於會葬。欲待余歸。要余於途而刺殺之。故又置此白絲以爲識也。余初甚驚。駭繼而大憤。自言曰。休休。欲刺則試刺之。我亦自有主意也。當時不勝其憤。而欲觀其如何。乃不將白絲除去。而事有湊巧。余所索之鐵網衣。乃適於此刻。自維也。納寄到。余喜甚。即返室。更將此網衣束扎停妥。乃呼武官某至。告以此事之大畧。相與定計。然後相携至會葬場。此武官年尙幼。甚有勇氣。又極敏捷。正合用之人也。

陰雲密布。天氣淒涼。會葬者寂寂然。從市上過。火炬爲夜風所扇。蓋棺之黑被。會葬者之喪服儀仗。兵之軍服。與火光相逐。或明或暗。此時光景淒然。無生人氣。已而抵墓地。禮成。埋棺於土。則衆火俱滅。會葬者各自散去。余於此時。亦與同行之武官某商定應敵之法。余乃先行。武官某暗尾於後。見各人皆分路歸去。余一人。踽踽獨行。唯靜中偶聞武官某之足音。

余更不回顧。向前直行。忽已至一長巷。路狹而暗。出此巷。即已到公使館者。也。余方緩步而前。忽見有一物映余眼簾。余心頭不禁跳動。細察前面。果有誰來。則此剎那間。被雲掩住之月。恰好躍然出來。大放光明。則見來者非他。正是前晚所遇之跛足之乞丐。余心乃定。裝爲無事。徐徐而行。而此乞丐。乃亦漸漸逼來。至彼此相距不及二十步。則見余左手所憑之屋之門。少闢。而有一黑影團在焉。余知緊要關頭在此。一刻乃提振精神。而故爲不介意也。者。仍徐徐前進。則見對面之乞丐。屹立不動。而待余之前來。余乃昂然直行。竟與相逼。乞丐果如余所料。又立余前。而阻余進路。以其未嘗繃帶之眼。閃閃照余面。而故作哀聲向余求乞。余乃僞爲躊躇狀。驟停而以手探懷中。則忽聞有步聲。自後來而潛逼余身。

自此之後。則余昏昏然。一切情形。如在夢中。不大明瞭矣。大抵有一人以猛。

力擊余背而與余所穿之網衣相激。噐然一聲。火光四迸。則匕首折也。而又有人大罵余之武官。又大喝一聲。隨後趕來。皆此兩三秒間事也。

在余背後之賊。余不暇顧。一任武官某處置。余則飛步上前。纏彼乞丐。果哉。此丐原是假扮跛者。乃立棄其杖而逃。余不肯放。竭力牽之。此賊力甚強。幾被擺脫。余出盡平生力。僅能制之。在余背後之賊。兩腿甚捷。見武官追來。彼乃奪路逃去。不見影兒。此人果爲誰人。至今尙未查出。大抵亦巡捕之類也。此賊既逃。武官乃奔來助余。兩人合力。將此僞丐牽至公使館。急爲解其繃帶。拔其假髮。從燈下閃眼察之。則此爲何人。呀呀。奇哉。奇哉。此正警視總監其人。

余當時憤不勝憤。罵不勝罵。真欲蹴之。殺之。食之以洩吾憤。忽而轉念。乃詰之曰。汝不足責。余之敵。乃主使汝之人也。今何如肯吐實乎。如吐實。將釋汝。

不然將牽汝至彼冷巷。唯需我一彈子耳。於時警視總監不遑他顧。面如土色。彼輩原是小人。視他人雖甚輕。而視己之命則甚重者。乃叩頭向余言。閣下。余願吐實自招矣。余實受某人之命。命余伏於暗處。俟閣下及斯陀羅支君。見其背上有一白絲。則直前殺之。前晚因不見白絲。故放過閣下。而因此之故。余已大受譴責。此絲似是由閣下除去者。余乃佯爲深知底蘊也。者曰。誠然是晚。因有他故。故將白絲除去耳。今不必多言。汝果受何人之命。而欲殺余。汝不吐實。邪。總監曰。吾即不言。想閣下亦能揣而知之矣。余乃曰。然一切余皆知之。但欲汝口親自供出之耳。因將短鎗鏗然一聲。置諸桌上。總監乃倉皇曰。吾招吾招。命余者國王！

余乃喝之曰。罷罷。汝將此口供。在余與此武員之前。明白錄出。而簽名畫押。哉。事畢。即放汝去。總監聞余此語。似大窮蹙。顰眉搔首不語。余窺其意。必因

余恐嚇不得已而吐實。而將來則欲翻口。謂未嘗言此者也。久之久之。乃卒開口曰。我不能簽名畫押。余乃取短槍在手。命武官曰。君其將彼左手緊握。勿許動。總監乃大懼。狂叫曰。我錄出。我錄出。願以紙來。彼果照其所供一一錄出。而簽名畫押以爲証。余以殺此無恥輩。污吾刀。乃驅令去。總監遂抱頭鼠竄而逸。翌朝。余將入朝。已命駕矣。忽有一馬車飛來至門而止。從其中躍出一人來。則正俄公使。其人也。彼一見余。即大叫曰。事已結。喜君遂得救。余漫應之曰。何足煩尊慮。余不過自救而已。

俄國之陰險政略。余已身嘗其滋味。而有所戒。急欲卸手。乃將總理大臣所託之文件。原封不動。再加上警視總監之口供。交於俄公使。俄公使得此。匆勿去而入於宮中。俄公使處國王有。何交涉。非余所能知也。乃無幾而國王退位。使十三歲王子爲國王。之報遍於歐洲全土。

余於總理大臣所託之文件。嘗再三思之。想未必真是十分重要之品。當是巧黠之俄公使。以此爲網羅以陷國王。而於皇后亦不使知之者。然外交家雖費用術。而亦不能無所顧慮。余以俄公使必不料國王竟忍施此毒手。故用此計。不然。即謂有益於自己本國。而令人國之總理大臣死於非命。且幾令無嫌無怨之外國公使。亦爲此而作犧牲。是可忍孰不可忍。豈非過酷邪。巴爾幹半島。乃東歐之伏魔殿。俄與奧於此爭勢力之消長。兩不相下。故捭闔縱橫之術。往往施用於其間。其中有國曰塞爾維亞。其王曰美蘭。其后曰拿陀利。俄國近衛隊大佐茄士支哥之女也。后爲俄出故黨於俄。事事務有以。利俄而王則傾心於奧。故兩人常若冰炭。后卒以千八百八十八年十月爲王所出。而俄不能默視。乃卒以陰謀政略。迫美蘭王使退位。而擁其幼主亞歷山爲王。是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之事也。此篇實因此事實敷衍而

成。惟篇中總理大臣被刺一事。頗屬虛構。似假用千八百九十四年普爾牙利亞首相斯聃布祿之事。惟白絲所繫之斯陀羅支。雖爲俄黨。而斯聃布祿則排俄者。是不可不知也。



俾斯麥之狼狽

披髮生譯

咄！天地間大一戲臺也。戲臺上所演諸劇皆可觀。而最奇巧者莫外交界若。而最有趣者莫外交界若。

往年俾斯麥退隱之時。世人以耳爲目。妄爲擬議而評論之者。此亦一說。彼亦一說。皆自許爲得其真相。而不計局中人之掩口而笑其杜撰也。諸子願聞其詳乎。余請述其所見。

俾斯麥平日之所苦心經營。大半在於法國事件。天下之所知也。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役。德雖獲勝。而法國未至一敗塗地。加以民心激昂。猛圖恢復。俾公慮其捲土重來以復仇也。決意乘其元氣未全復。再興兵摧拉之。使不得再起而與我爲難。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俾公將實行此策。法殆危甚。終以俄皇亞歷山第二出而干預。法始獲免。其事之顛末。泰晤士記者布域士已爲

公布於天下。想讀者尙能記之。然則德法之積不相能。而將決裂。殆有岌岌乎不可終日之勢。

既而維廉第二即位。是爲今帝。德政府忽使人告於法政府曰。兩國比隣。理合和好。昔緣事故。致相嫉視者日久。敵國憾焉。今願捐棄嫌惡。與貴國一德一心。以當歐洲政局。俾公又親見法國之駐德公使。告以此意。且曰。此事全出自寡君聖裁。非老夫意耳。時法國外務大臣孚羅理奧。乃一熱心愛國好男兒。而誠篤有餘。機警不足。以爲俾斯麥氣勢旣衰。故願與法國結和親。以逃後患。而不料其有他意。於是德政府更進一步。飭法政府曰。空言和親。彼此難以相信。今願舉一實事以爲証。若法國肯以奧斯鹿林。永遠讓於德國。則法國若有所求。德國亦將應之以爲報。孚羅理奧以其爲誠也。乃與約曰。英國視埃及爲囊中物。敵國久欲奪而有之。望貴國有以相助。嗚呼。奇矣。怪

矣。向來德法交惡若猿犬。而今忽然有此密約。

英法邦交。向來不睦。自滑鐵盧之役以來。英人固不喜法蘭西。而法人亦惡英吉利。惟余與衆略異。余生平不甚惡英人。其時英國全權大使以無任所故。寓於巴黎。與余甚相得。每來復日。余輒往英公使館從之飲。而不意以此因緣。遂使歐洲一場大戰。得以幸免於危機一髮之間。

某來復日。英公使館照例邀余飲。余治裝往。見大使顏色有異。心怪之。食畢。大使握余腕。請進一書齋。余嘗從外務大臣。微聞德法密約之事。當時見大使形迹可疑。意彼必微聞風聲。將詰余。而余立意雖拔余舌不肯告也。大使待余坐定。喟然曰。余與君今爲至交。情同骨肉。若使英法不幸而至於開戰。豈非痛心之事乎。余漫應之。而心則曰。速以埃及相讓則已。不然必危。當時大使見余不動容。又曰。此事之利害。關於兩國者甚大。切望足下留意。僕

今有所欲言。惟望足下勿告他人。余應之曰。唯大使曰。君等與德國結密約。將逐吾國人而占埃及其事。非由貴國先與柏林政府言耶。

余於是大驚。余於是不得不大驚。噫。大使竟盡知吾輩之密事矣。雖然。不能換變面目。如俳優然。不能登外交之舞臺也。余乃僞爲驚怪狀曰。惡。是何言也。密約！密約！此事不知從何說起。君母乃作夢語耶。大使冷笑曰。君以爲僞。則謂之僞可也。而余不可以不言。夫英國向來決意不與於三國同盟者。以不願助德以攻法也。而今爲事勢所逼。行將改計矣。何以故。俾斯麥今來報于我駐德公使曰。法國今願與吾立密約。其意欲逐埃及境內之英人。不言可知。若英國不於七日之內加入三國同盟。相約有事之時。英國願以海軍封鎖法國沿岸。則余不肖將不能不從法國政府之請矣。俾斯麥所言如是。其真其僞。則君之所知也。余聞大使言。俾斯麥以甘言誘我政府。使與

議密約而實欲陷法蘭西於不義使英國不得已與于三國同盟而因藉之以覆吾法國何其計之毒也余聞大使言且驚且嘆幾於憤極而泣而仍不肯示大使以可疑也乃從容言曰是不入耳之談也是必俾斯麥故爲此言以欲反間吾兩國耳大使又曰余以此事告君爲君計也今更有一言則此次來復六日俾斯麥將以貴國外務大臣所議密約示我公使君若不早爲之所速將約文繳回則必激怒英國半月之內必致有大戰禍矣君盍早圖之余以大使既盡知底蘊辨亦無益乃曰謝君厚意此事必爲俾斯麥所捏造無疑吾姑見吾外務大臣而言之於是再返客座與大使夫人閑談二十分鐘之久欲令大使見我從容不我疑也已而託言頭痛興辭而歸恐公使館員爲余招馬車知余行止大不便乃自行至橫街適有一街車過乘之竟至外務衙門幸與外務大臣相值乃爲覆述一遍外務大臣聞而大驚久之言

曰。此英國大使所言邪。余以曾與大使約。詭詞對曰。某久不見英國大使。此乃有人自柏林來告者。今未便明指其人。然所言則事實也。外務大臣驚狂欲絕。搔首跌足曰。畜生騙我。畜生。畜生。罵不絕口。余初亦不料事已至此。卒然問曰。密約草稿。已交彼邪。外務大臣曰。然。德國公使屢言密約草案。請由法國先定。故余已於四日前交之。今必在俾斯麥之手矣。可恨哉。此畜生。

余以善言慰解外務大臣。且爲定計曰。密約草稿。今雖在俾斯麥手。君能寫一書。令余帶至柏林公使館。余能爲君取還之。以復命。外務大臣曰。君肯任此良足。感激請君。遂去。煌煌大十字勳章。必爲君物矣。余且沒齒不敢忘大德。

余於是携封書赴柏林。既至。先訪大使。詢以事細。則知此次密議。似非由德皇聖裁。仍由俾老獨斷。余乃以翌早見德皇於宮中。

德皇爲皇太孫時，與余相善，嘗共持鎗遊獵。爲莫逆交。余既報名入，即傳召見。乃直進御座。德皇方在案上觀軍艦圖，欣然起迎曰：許久不見，今日何風能吹到此。余今講求巡洋艦之用，正思得一新法，說未畢，舉首一看自鳴鐘。又曰：再過十五分鐘，余將往劇場看劇，今尙可暢談。在此談論邪，抑行庭院。一觀寡人所發明之煤油車邪。余於此知德皇躁急之性，猶未改也。再拜言曰：敬謝陛下，願假此座。容外臣一言。外臣此來非爲公然之事，乃暗奉本國政府使命而來者也。余言甫畢，德皇神情驟變，頻目視余，若有不解者。余乃飾言以譽之曰：敝國政府尊敬陛下，甚至蓋深信陛下必不與法蘭西有意爲難也。帝曰：然。法蘭西苟自安其分，不來相逼，豈有自我挑釁之理。余致謝曰：外臣親聆高義，感激莫名。若使敝國之人共聞斯言，吾不知其欣喜何似也。敝國政府常自計曰：兩國有事，願不經當局者之手，而直與陛下交涉。今

且知貴國之外交政略非由于俾斯麥公之獨斷獨行德皇不待詞既勃然變色曰日耳曼帝國在于寡人獨裁之下即彼首相俾斯麥亦不過奉命而行耳余乘間言曰敵國人之所擬議亦以爲如此若疑爲出自俾公之意則如彼一議亦豈敢從命邪德皇愕然問何議余乃正言曰日者陛下發議願德法聯合以伐英國且約以埃及爲法國屬地今豈忘之邪德皇聞之躍然起立曰咄是何言也是何言也謂寡人欲伐英國以埃及爲貴國屬地此語甚奇不知何人卻如此德皇言及此忽然似有所觸遂噤口不語

余乃貌爲驚怪狀曰俾公未嘗與陛下商竟爲此事邪外臣等正以爲此事必出自陛下聖裁者

德皇於是乎愕然若喪吾忖其心必憤俾斯麥之專橫而又不欲以俾斯麥輕蔑帝室之事實傳聞於世故當時德皇之顏色若有大不豫者而余窺見

其微知議約一事。俾斯麥全未稟商於德皇也。余於是務得德皇之歡心。以離間俾斯麥。乃再激之曰。誠如是。俾公之手段。豈不可驚乎。雖然。法國亦未欲乘此機會。與德國相提携。而伐英國也。請陛下勿爲過憂。今外臣欲得一確據。以證吾言之不謬。且欲於世人未知前早了此事。故敢來獻一計。於是將所布置爲德皇述之。德皇聞吾言。欣然色喜。撫掌稱善焉。

諸君豈忘之邪。俾斯麥欲偪英國入三國同盟。以傾法國。而欲借德法和好之議。以操縱之。其所恃以爲手段者。即法國外務大臣所曾署名之和議書也。而此文件現爲俾斯麥所握。余之使命正在繳還此書。可幸俾斯麥未嘗與德皇一商。而竟行此策。是真天之尙未絕我法國也。然則我之第一急着。惟當及俾斯麥與德皇意見未融。洽速將該條約書取而消之耳。余前在柏林公使館時。頗知俾公爲人。他將一切緊要文書。不藏諸首相官邸之密室。

卻用一黃色手盒帶在身邊。晝夜不離左右。余因其如此。遂想出一計。以商德皇。德皇亦以爲然。乃即按電鈴。遣使命俾公即入見。無何使者反命稱奉召即來。余乃避之隣室以覘之。

不及數十分鐘。俾公果挾一黃色手盒於膝下。蹣跚而來。余不見彼。忽忽六年。而彼依然故我。仍是一肥胖短小眉毛倒豎令人一望生畏之老夫。先將手盒鄭重放下。然後從容與皇爲禮。德皇問曰。俾斯麥汝今日風濕疾如何。對曰。苦累實甚。全是年老所致。計臣奉職已四十年矣。非遂屏逐。更選英才。實不堪命。德皇曰。汝胡爲作此言哉。俾斯麥以余觀之。維廉口雖如是。而其心料非爾爾。於時德皇更不命坐。即提起德俄通商條約。有所盤問。俾公不得已。開手盒。取出德俄通商條約各要書。德皇假意一閱。遽握俾斯麥手曰。盍樓上去。寡人近日作一樂譜。令皇后彈之。甚悅耳焉。敦迫俾公即行。俾公

狐疑瞻顧。睜眼向桌上所放手盒。一望點頭。自語曰。房門下鎖。必無他虞。於是不得已。隨德皇登樓而去。

轟然一聲。房門忽閉。余乃自密室出。忙開黃色手盒。一看見有一物。最先映吾眼簾。則一大封皮。蓋有法國外務省關防。而已經開口者。余自會意。遂即攬之。嗚呼。法國存亡所繫之一封要書。已入余手矣。余正將文書抽出。維廉帝忽走進來。此乃預先約定。以忘帶樂譜爲口實。登樓至半。便復下來。素知俾公不良於行。其來必遲。乃匆匆以文書示帝。見上面寫有德法兩國所結攻守同盟之議。下面署名法國外務大臣孚羅理奧。指以示帝。無何。俾公之足音已登然至門外。

維廉帝見此。嗒然若喪。張首四望。而余已以此時。將此緊要文書。插入衣袋。更從衣袋內。取出一封同樣文書。依舊插入封皮之內。在帝面前放還。手盒

內遂即退還藏於密室俾公開門入來氣喘眉皺維廉帝忙開桌上各抽屨假爲搜索樂譜者然俾公覷帝不見急將手盒關鎖妥當又自挾之忿忿然叫曰今不見樂譜臣將再來帝曰何忙乃爾皇后久不得見汝胡可不一登樓寡人便來也俾公不便強辭只託言足痛悻悻然登樓而去

余與維廉帝雖曾有約然盜取文書一事初未言及於是再從密室出帝熟視余曰君何故奪彼文書余對曰陛下曾言此和約全出俾公獨斷我一切不預聞固可作爲罷論外臣亦曾言苟如此敝國政府亦願注銷此案此言猶在耳陛下豈忘之邪此文書實由俾公用詭計騙來今更無再授彼手之理故取還之耳帝曰此固無不可然何必如此偷取邪言下稍帶怒容余曰此或爲外臣之過然此事若爲世所知則彼此均不利耳又曰今所插入封筒之文書其標題依然與前書無異亦是出自孚羅理奧手筆俾公匆匆未

必。能。看。破。機。關。得。陛。下。恕。外。臣。之。無。狀。今。願。將。忠。義。俾。公。未。與。陛。下。商。量。而。遽。自。斷。行。之。一。事。謹。以。奉。聞。維。廉。帝。面。紅。曰。彼。文。書。中。未。嘗。言。及。他。事。此。外。豈。尙。有。之。邪。對。曰。不。然。此。外。誠。無。有。矣。然。俾。公。以。禮。拜。六。日。爲。期。正。攘。臂。以。驅。英。國。入。三。國。同。盟。然。吾。恐。其。計。或。不。就。耳。

維廉帝未及詳究底蘊。余一揖而別。遂去皇宮。馳至郵政局。即飛電至駐巴黎英國大使曰。此事乃君誤聞。無此文書。噫。安得再有此文書哉。余赴電報局之時。在車上已將此文書。帛裂而粉壑之矣。

曾無幾時。余及英國大使以所聞于駐紮柏林之同僚者。爲余詳述之。蓋俾公至禮拜六日始在維廉帝前與英國大使相會。其先猶不知其文書之被人偷換也。原來俾公以在老維廉之時。一切外交事件尙委以全權。絕不容喙。而今帝年尙幼。乃反事事干涉。俾公大憾之。竊欲暗中辦一大事。使帝口

塞無可再言。故於此事與帝並未嘗有一語商量。此事將來爲帝所知。必不
滿。帝意無疑。然苟能牽英國入三國同盟。則此等細事。料必不復計較。俾公
立意如此。乃果以禮拜六日與英國大使會見于維廉帝之前。先將會合之
意陳奏於帝。得意揚揚。顧英國大使而言曰。何如今待君回答矣。英國亦加
入三國同盟乎。英國大使因駐巴黎之英國大使得余電報。即有授意不肯
中其計。乃曰。欲我回答。不可不以法國欲攻英國之確據相示。俾公聞言忙
敲手盒一下。傲然曰。確據在此。法國政府與我相約。攻英國。其原書可相示
也。維廉帝於是會意。始知余用計奪還彼文書之故。乃反身撚鬚袖手而旁
觀之。英國大使仍不動容。曰。雖然。公或有誤。法蘭西未必遽有此事。俾公莞
爾而笑。從封筒中將余所易之文書遞之於英國大使。維廉帝無從止之。其
心中一憤。余之狡一欲得見傲慢不遜之俾斯麥。今將受困。以洩平日之氣。

乃頻撚鬚注目相視英國大使展文書高聲誦曰

一 法蘭西日耳曼互結攻擊同盟之議

俾斯麥聳鼻如山吐氣言曰何如英國大使再朗讀曰

佛蘭西政府據日耳曼政府所送來提議再四商定已決意於此等同盟斷不加入矣

讀至此俾斯麥怒吼一聲躍然而起將英國大使所持之文書狂命一奪兩眼突出張口將此文書一啖當時俾公忿怒之色悔恨之色驚怪之色失望之色一時並顯真是可笑又是可憐

維廉二世又從旁而嘲弄之曰俾斯麥汝果何爲邪汝不受勅許而擅與人結攻擊同盟以欲離間朕所親愛之友邦是果爲何事邪俾斯麥一時狀如狂犬喃喃亂語將口中所銜文書擲地曰第一次第一次我緊要手盒不知

被○誰○偷○開○此○爲○第○一○次○矣○陛○下○與○大○使○請○聽○老○夫○一○言○此○提○議○真○非○老○夫○意○實○出○自○法○蘭○西○政○府○者○耳○

維○廉○二○世○反○身○側○顧○佯○爲○不○聞○英○國○大○使○聳○肩○自○去○俾○公○一○場○妙○計○歸○之○水○泡○於○是○英○國○依○然○自○翔○于○三○國○同○盟○之○外○未○及○一○月○而○俾○公○不○任○日○耳○曼○首○相○之○報○已○遍○達○於○五○洲○矣○



二年前某月某日。忽有電報達於歐洲各國之新聞紙館。皆稱西班牙幼王阿豐瑣第十三世有疾。不能聽朝。病雖非劇。頗慮傳染。時太后攝政。自率兩侍者與王同居。親視湯藥。又下令禁絕交通。其特許出入王之病室者。侍醫之外。惟師傅奧利威暨宰相鴉士他拉兩人。此消息傳播遠近。人莫不信以爲眞。而不知王實非病。蓋被拐耳。有願聞其詳者。余請述之。

卻說某月某日。西班牙首都舉行大閱之典。王當與太后臨觀。治駕將發。忽從郵政局飛一書至。乃遞呈太后。表題急報二字。太后披閱畢。大驚欲絕。蓋書中稱有凶徒對於幼王謀爲不軌。將待王出閱兵。乘間行事。書末不署發信者姓名。惟檢封皮。蓋有咸不羅拿局圖章。咸不羅拿者。喀爾羅黨根據地也。當先王阿豐瑣第十二蒙不諱。以無嗣故。喀爾羅黨欲乘此機會。窺竊王

位○乃○無○幾○今○王○以○遺○腹○子○出○世○彼○黨○謀○敗○失○望○而○其○野○心○仍○未○戢○有○識○者○無○不○懼○其○將○爲○後○患○今○所○得○書○正○從○其○黨○之○根○據○地○發○來○宜○太○后○之○遽○以○爲○信○也○太○后○以○書○示○王○之○師○傅○奧○利○威○且○與○商○定○乃○託○詞○聖○躬○不○豫○留○王○宮○中○太○后○乃○與○王○妹○同○行○恐○王○以○不○得○成○行○失○意○悶○損○乃○與○之○約○見○給○鉛○製○軍○隊○偶○人○一○大○箱○以○慰○藉○之○太○后○駕○發○奧○利○威○導○王○至○書○房○講○授○如○恆○約○踰○一○小○時○忽○有○馬○車○一○乘○驅○至○王○宮○正○門○而○止○則○有○一○戎○裝○將○官○及○一○傳○令○官○匆○匆○從○車○中○出○與○守○衛○言○自○稱○少○將○埃○士○俾○諾○沙○乃○奉○太○后○勅○召○王○速○臨○操○塲○者○守○衛○領○至○王○所○將○官○向○奧○利○威○言○今○以○王○不○賜○行○幸○衆○兵○大○譁○太○后○恐○釀○成○事○變○故○勅○召○王○請○必○一○行○夫○西○班○牙○軍○人○權○重○其○勢○力○常○足○左○右○政○府○兵○變○之○事○數○見○不○鮮○今○據○將○官○云○云○斷○難○易○視○且○以○彼○儼○然○戎○裝○而○來○其○言○必○非○謬○妄○故○奧○利○威○亦○不○復○置○疑○然○當○時○奧○利○威○若○與○王○偕○行○則○亦○可○保○無○事○而○以○

該將官危詞敦迫。令奧利威狼狽失措。乃不暇他顧。急爲王整衣冠。命與使者俱去。王固年幼而氣盛。不識利害者。於是昂昂然挺身以去矣。

少選閱兵既畢。太后迴鑾。即遣使至書房。召王奧利威。乃大驚。怪急趨。太后前問狀。太后言。固未嘗遣使。召王也。相與大驚失色。恐將有國家大變。乃遣急使。召宰相鴉士他拉。至告以故。鴉氏以王位未鞏。而外有兩敵。一爲共和黨。一爲喀爾羅黨。今國內人心正洶洶鼎沸。若使知王失所在。恐革命之徒。且將乘間竊發。於是三人決議。暫秘此事。不宣。此即幼王有疾之報所由盛傳於外也。於是爲王設一養病所。除心腹老臣二人。外概不許出入。太后亦託言撫視。深居其間。宰相鴉士他拉。更與侍醫某訂立誓約。戒勿宣洩。使每日定期入內診脈。而公告王病狀。以掩天下耳目。

又通知警察署。謂有某人被拐。自馬車之形狀。以至乘者之相貌服色。悉言

其詳。使派人在各車站及國界要地。輪班張守。惟於被拐者之狀貌丰采。不細寫出。蓋恐爲人所臆中。而失王之事。遂洩也。以王宮守衛。曾見彼馬車來往。乃就訊當時情狀。仍不得頭緒。越四日。警察亦尋無影響。西班牙人雖有長處。而彼辦事。往往失於遲鈍。若使當時余不在馬德里。則西班牙王政之運命。正未可知耳。吾當時非奉使命駐紮西都。只爲某事。偶然在此句留者也。余聞王躬不豫。即赴問疾。昔余任大使時。余愛王威儀堂堂。王亦與余甚相得。以爲王病在牀蓐。正苦無聊。今見余至。必樂引見。不意甫至宮門。竟爲闖人所拒絕。余乃暗罵王公貴人之薄情寡恩。索然而返。雖然余性好強。每幹一事。雖屢經挫折。輒不肯遽屈。余旣以不得見王爲憾。乃即發電至巴黎某古董舖。命其就店中所有玩器。選一最精巧者。迅速送來。至第四日。玩器至。披函展視。光采耀目。乃阿非利加輕騎隊之偶人也。其工作之精。出人意

表。偶人所穿小靴。一針不苟。俱跨駱駝。駱駝皆藏機器。走動如生。余意此物必中王意。乃即携之直趨王宮。而王仍不許余進見。余乃請見太后。閹人見余持意甚堅。不得已爲余通報。余於名刺上書緊急兩字報入。太后果不忍再卻。或以余將能有助於彼也。乃見余於王所養病之鄰室。當時太后雖在痛苦之中。仍自矜持。蓋哈不士巴家之遺傳性使然也。見余至。並不命坐。遽然操法語問胡爲乎來。余素能西班牙語。對曰。外臣亟欲一謁王。王病果何似。外臣不畏傳染。欲於王左右談笑以舒王疾。陛下能諒外臣區區之忱乎。太后聞吾言。面有難色。答曰。承君厚意。感激倍常。惟王病頗重。侍醫囑勿見客。有負盛愛。俟王疾愈。當謝君也。余曰。王病如此。外臣何敢相擾。雖然。外臣不遠千里。購玩物於巴黎。將親致之王側。王雖病。或尙不至不能戲弄玩物。余言至此。乃從袋中取輕騎隊偶人出。以示太后。太后俯首不應。惟兩淚滂

沓而已。余大驚異。謝曰。陛下何乃傷懷至此。豈外臣所言冒昧。有以觸陛下之哀感邪。太后曰。否否。蒙君眷愛。不知所謝。以君至誠。亦不忍復欺君。今者吾兒實不在宮中。不能拜君之賜。言訖。淚如雨下。乃命余坐。復爲余備述王失去之詳。余驟聞斯語。乃驚蹶起立曰。咄咄。果有此事邪。然陛下勿過焦慮。外臣不敏。願爲陛下盡力。期以五日。必能奪王於兇人之手而還之。陛下太后聞余言。乃問余曰。君與喀爾羅有何交情邪。余答曰。陛下以此事爲喀爾羅所爲。誤矣。外臣素與喀爾羅相識。時有往來。外臣可保其必無此事。太后沈吟良久曰。雖然。是日所得警報。實從咸不羅拿發來。則又何故邪。余曰。此正兇人之計也。彼等欲留王宮中。故僞此函以給陛下耳。太后乃復從案上取一書曰。此函乃昨日投至首相鴉士他拉處者。君試閱之。其中必有端緒可尋。據余揣擬。必奸人故爲此言以搖惑吾耳目而已。余受函反復細閱。乃滿

紙俱擄人勒贖套話。要索以百萬爲率。並索赦罪憑據。然後以王交還。末署黑魔王三字。余讀竟曰。此函似有深意焉。外臣以爲拐王者必非無政府黨之所爲。蓋此事非狂激者所能辦。必狡猾奸滑之徒乎。外臣無論如何。極欲一發其覆。以報陛下。而一試外臣之手段。若至萬無可爲之時。再以百萬贖王。未爲晚也。太后聞余言。龍顏大悅。即降諭命予以全權治此事。余拜命便退。自念查探此事。非易裝不可以。英人以好奇聞於天下。余若冒充英人。則將來有時不得已而用非常手段。人亦當莫余怪。又以僞託醫生。則以究王病源爲口實。即或淹留宮中。亦不至招物議。於是決計改英國醫生裝。署其刺曰。倫敦醫學協會員協士哈利不拉翁。即命駕訪王師傅奧利威。相會之地。即彼教阿豐瑣第十三讀書處也。奧利威爲人。一見雖似狡黠。其實魯鈍人耳。素與余相識。見余改裝。大驚怪。余告之故。質以數事。且索王最近所影

相。奧利威乃出王造像示余曰。此乃兩三禮拜內所撮影者。王狀貌魁梧。氣象萬千。兩目炯炯若電。余問此相已傳布於外。市井中人俱曾得見邪。奧利威曰。然。市上店舖中。莫不有王之影相張掛于壁間。余曰。王之影相。四處皆有。則王之面貌。國人皆識之。倘兇人於白晝劫王同行。甚非容易。當日凡見王乘馬車出宮之人。請悉傳來詢之。奧利威頗覺有躊躇之意。徐徐言曰。彼等以王爲回宮矣。今查究之。不反令彼等生疑心乎。余曰。太后旣以全權相委。望師傅許我之請。勿阻撓也。守衛之人。果在何處。願明以示我。奧利威且謝且行。導余外出。予於途中。見行人甚少。以質奧利威。奧利威答曰。此時。每日固少人行。皆如是矣。余聞此言。忽有所感觸。乃再問王。當日以何時出宮。奧利威答曰。正是此時。子問此何故。得毋與此事有關乎。余曰。然則王出宮時。見之者。蓋寡矣。言次。已行至門外。見有閹人數輩。迎立於前。奧利威一一

代爲介紹。且語之曰。此大博士乃爲究王病源而來者。當日王出宮闕操時。汝輩中誰實親見之邪。有三人應聲而出。余欲令彼輩不違作僞。率然問曰。王當日出宮。果作何狀乎。彼輩面面相覷。內有一人曰。王之御容。雖未得覩。但似略受感冒。以帛覆首。故見不清楚也。余曰。汝等所見止此。其外別無所見邪。余發此問畢。有一人將有所言。又不欲言。余微睨之。彼遽言曰。我今因大博士言。迴思當日。覺王步行。且不穩。絕無平日昂昂氣象。惟此略爲可異耳。余得此消息大喜。便與奧利威復反宮中。

奧利威頻問余所見何如。刺刺不休。而余弗肯告。行將到書房。見相去不遠之處。門聲一響。突有一人自內出。匆匆與奧利威爲禮。奧利威耳語余。此乃大博士耶拿列。以王之庖人有病。特來診視。吾爲君介紹何如。余急止之曰。毋爾。彼若舉倫敦醫家之事以相詰。豈難剝吾假面邪。奧利威曰。然。吾竟忘君

已易裝矣。於是更不交言。令耶拿列自去。彼頻目注余。若有所怪焉。余問奧利威。王之庖人爲法蘭西人否。奧利威答以不然。余驚詫曰。西班牙人豈亦解割烹之事邪。奧笑曰。君自不知耳。吾王賞識此人。他無其比。若王果眞病。則雖謂由此庖人戈滅所致。亦非太過。以王所御食物。悉爲此人所製。故也。余以奧多言無當。乃問之曰。此庖人病幾日矣。奧利威曰。病七八日矣。我輩甚欲此庖人早愈。以俟王回宮。若不然。王雖回宮。亦不懌也。余無暇再答。獨自沈思辦法。甫入室。便傳宮中大總管來。示以太后手諭。且告以辦事次序。因下令曰。第一條。須將皇宮各門之門者。傳集細問。精查前此十日間所有出入者姓名及其來去時刻。作成一詳密報告書。從速送來。第二條。於皇宮各門。特置幹員。凡有出入宮中者。無論其人爲何人。其事爲何事。必須入報。待我允許。然後可以放其出入。大總管聽令畢。問曰。謹承命矣。敢問廚房後門。

亦當照此辦法邪。余應之曰。然。此門尤當留意。何以故。傳染易者。無踰食物。如牛乳之類。尤莫甚焉。大總管又問曰。宮中僕從。亦須稽察否。余答曰。西班牙國除太后及宰相外。無論老少男女。皆不許任意出入。大總管唯唯而退。余乃獨坐書房。門者以求出入者之姓名來報。絡繹不絕。全悉許之。少選。大總管持報告書來。凡出入宮中者。自其姓名以至所以出入之故。無不詳細記入。余閱畢曰。善。余將以此呈太后。余今去矣。有欲入宮者。仍必報余知。如令余既至太后所。即以報告書呈上。太后周覽一通。似無所措意。余謹進言曰。王失去之前數日。有形迹可疑之人。以甘言來餌王者乎。陛下不復省憶乎。太后怪余言曰。汝言余有所未解。豈或以此等手段。賺王去乎。余曰。陛下試細尋繹。則當日兇人必非以閱兵勸王行。必以他事賺王可知矣。何以故。王年少而慧。乃被拐之時。消息沈沈。無使人得聞其影響。是豈非一奇事乎。

太后曰。然則如何。余曰。今余雖不知王赴何所。然必王自願去者。太后愕然。掉頭不已。余又曰。陛下試再思之前。此數日。王有不得意於陛下之事否乎。年少者往往有激於一時之氣。不遑遠慮。而貿貿然作驚人。事者。或欲倣魯邊遜而從事探險。或且入山蹈海。入夥作強盜。余言至此。太后忽然仰視。似有所思。已而語余。有一事幾忘告卿。前此數日。王與余少有意見。此實因免一庖人職。而致蓋庖人。戈滅嘗有不檢之行。後爲大總管所發。遂致革職。彼有一姪。與王同年。王甚痛愛之。及此事起。戈滅託其姪求王請赦其罪。而余不允。王爲此。乃大不平。余不待太后詞畢。遽曰。然則吾知之矣。語未竟。大總管入。白現有孩子。言欲進宮。許之否乎。余問誰氏子。答曰。庖人之姪。名俾里。羅爲視。問其叔父之疾而來者也。余乃嚴詞曰。毋許。彼入。汝當留之。汝室以俟。余後命大總管大驚怪。不敢發一言而退。太后曰。卿辦此事。毋

乃失之太苛乎。余對曰：今來宮中者必非俾里羅，必僞託者也。太后似疑余自作聰明，問曰：卿何所見而云然？余對曰：陛下未嘗覽此報告書，邪？據此報告書，庵人之姪以前禮拜二日上午八句鐘入宮，然見其入，未見其出也。然則今之來者非僞托，而何？太后聞言慄慄然曰：余未解卿所云云。願明以告我。余曰：外臣今不暇言其詳，唯外臣曾與陛下約限五日內可以尋出王，以還陛下。今則但請以五分鐘爲期足矣。夫眞俾里羅隱於庵人之室者四日矣。今外臣將逕往視之，言竟辭。太后出至往日耶拿列所從出之室，敲門。門內有男子聲應曰：俾里羅來乎？便聞啓鑰聲已而門半開，余排而直入。至室之中央，見有一狀貌猙獰如虎者，瞋目視余。此庵人戈滅，其人也。而不見俾里羅所在。戈滅問余爲誰，余以醫答，聲色甚和。又以兩手挿腰袋，務肖醫生舉動，使彼勿疑。又曰：某人病，召余診治，聞貴體亦失和。太后遂命余來一視。

君○戈○滅○性○本○倔○強○當○時○似○甚○狼○狽○言○曰○辱○承○惠○顧○感○激○無○量○惟○某○已○託○他○醫○療○治○不○敢○再○煩○先○生○敬○謝○厚○情○請○勿○以○爲○怪○余○曰○否○否○君○雖○已○覓○良○醫○然○再○令○余○一○視○亦○豈○必○有○損○况○太○后○有○命○不○可○重○違○聖○意○願○以○貴○脉○相○示○戈○滅○知○不○得○強○辭○正○在○旁○皇○余○已○率○握○彼○手○按○其○脉○亂○脉○也○余○乃○妄○言○曰○君○之○病○由○吸○新○鮮○空○氣○不○足○所○致○與○其○鬱○鬱○守○此○何○如○少○出○外○行○請○披○帽○余○將○扶○君○行○戈○滅○聞○言○倒○臥○椅○上○曰○先○生○我○現○覺○精○神○不○快○斷○難○行○走○請○俟○明○日○然○後○奉○命○余○曰○否○否○君○言○差○矣○此○室○湫○隘○若○是○甚○妨○養○生○君○何○不○一○覽○此○寢○室○邪○言○次○突○至○前○室○取○門○机○一○轉○則○已○下○鎖○者○也○時○戈○滅○閃○眼○射○余○余○欲○先○發○制○人○乃○急○拔○短○鎗○擬○之○呼○曰○汝○胡○得○動○不○畏○此○物○邪○戈○滅○以○事○出○不○意○大○驚○而○退○余○乃○壞○鎖○開○門○則○見○牀○上○有○無○數○鉛○製○偶○人○狼○藉○不○可○言○狀○又○有○一○人○蟠○坐○其○中○手○積○塵○垢○如○塗○漆○然○唇○點○胭脂○如○嘔○血○然○髮○蓬○蓬○如○獅○子○狀○方○張○口○啖○菓

物○嗚○呼○彼○何○人○斯○豈○非○四○日○前○所○失○去○之○西○班○牙○國○王○阿○豐○瓊○第○十○三○其○人○乎○余○既○見○王○一○言○不○發○竟○抱○之○走○直○至○太○后○御○前○乃○放○下○氣○猶○喘○喘○不○休○此○時○太○后○及○王○之○情○狀○可○想○而○知○不○待○余○之○詳○述○矣○

讀者諸君。猶有惑於此事之顛末者乎。余請再言其詳。余初聞奧利威。知王僅戴冠去耳。後聞王以帛覆首而出。而遍詢無一人曾見王之顏色者。又聞王之行狀。亦與平時大異。余於是已有所悟矣。蓋凶人恐偕王同過市。當爲人所覺。故遂藏之於宮中一僻處。而以他孩子代王出宮。以惑人耳目。此計亦甚狡矣。而當時余已覺察。則所待再查者。惟王已曾出宮與否。抑藏在宮中何處。惟此兩事耳。而余當查此之時。已密密布置。斷不使萬有一失也。創此謀者爲庖人戈滅。彼以革職故不能平。故借此復仇。其與之並力者。即耶拿列其人。彼自稱醫生。實則與余同科。固贗物也。其謀本甚周密。戈滅自數日

以前已託詞有疾。使其姪有所藉口。得不時出入於宮中。其後又使人自咸不羅拿發一警報。以待機會。及其計已行。必竟偕王至戈滅室。而以耶拿列易之。而強置王于室內。欲乘間即挾之出宮。其後乃有勒贖之書者。是其轉計耳。及事既發。欲治兇人以重罪。細思有所未便。未爲得策。乃與兇人約。令勿洩此事於外。不然當科以重罪。案於是乎結。而西班牙國王病愈之報。不待終日。已達於各國矣。余破此案。所最喜者。能爲吾友喀爾羅雪不白之冤也。其後太后亦屢爲余言。以當時誤疑喀爾羅爲過余於此事。不過少費心力耳。而太后甚德余。臨別時。太后自脫其所帶指環贈余。且勅之曰。卿對于西班牙攝政太后所盡之厚誼。朕當命首相道謝。卿對于阿豐瑣之母之深情。朕願以此永爲紀念。卿其受之。

百合花

千八百七十九年。法國大統領麥馬韓。一朝辭職而去。當日各報傳聞。皆謂別有深意存乎其間。故敝屣萬乘。毫無顧惜。而不知有大謬不然者。乃誤於一枝百合花耳。

麥馬韓。拿破侖三世之陸軍大將也。以功叙爵。其爲人性溫厚。愛國心最重。迨拿破侖三世被擒後。人民稱其忠義。舉爲大統領。以承爹亞之後。將軍生有愛花癖。常於居處之地。遍置名花。日賞玩其中。以爲樂。一日朝食時。見膽瓶中。插有百合花一束。香氣襲人。不同凡卉。且綴束巧緻。知爲閨閣中物。心異之。正欲問所從來。適事忙。亦未暇深究。迨明日。此花復在座。遂大異。乃遍傳諸婢僕問之。皆茫然不能答。惟常侍側一小僕。若有知者。將軍急詰之曰。此花爲何人所贈。爾知之乎。僕答曰。僕每日於途中。值一少女。囑將此花敬

呈將軍且教僕安置處。惟其人以宮紗覆面。未見顏色。然大約非凡世中人。爾將軍聞之。暗忖曰。不知誰氏女。何鍾情如此。吾若親訪之。必能一遇耳。至翌日。見百合花較前更麗。而美人消息。竟魚沈雁杳。毫無踪跡。再詢之小僕。答仍如前。將軍心急甚。遂乘馬車至四境尋訪。又不遇而返。一日正無聊時。取此花反復把玩。忽見花瓣中藏一小帋條。拆視見上書曰。妾愛君。乃以此花相贈。君若將此花插於鈕扣中。是愛花即愛妾耳。將軍默會意。以爲麗人暗囑。必有佳境。乃將此花插於十字勳章處。現各國君主之服其左襟上必掛一十字大勳章以爲表記耳。日往來於波羅湖畔。以爲常。一日至湖畔訪時。見車馬絡驛。游女如雲。細查其中。并無帶百合花者。忽而一馬車迎面來。中坐一麗者。身插有百合花兩枝。將軍遂凝神視之。車中人亦轉目若送情。正徇徂間。馬馳如電。其去已遠。將軍由是喜如狂。明日花中又得一帋條。其上僅書有感謝深情四字而已。將軍

遂將此帑密藏衣袋間。日夕覷視。柔腸欲斷。魂夢依稀。髣髴麗人在前。過數日。急不能耐。又取此花細觀。再四忽見其中有一物。形如白鵠。啣橄欖狀。拆而視之。乃一書曰。

君被此花攝魂去。然不知君之深情。欸欸者。究竟愛花耶。抑實愛妾耶。若果愛花而不忘情於妾。則明日十下鐘。祈君至英黎惹花園一小角門中。妾必在此待君。但勿使外人見之。污妾顏面耳。

將軍閱畢大喜。至次日遂如約而往。家人俱無知者。至花園中時。鐘正敲十下。見角門半開。似有人狀。將軍急欲逗進。麗人已從花陰中迤邐而來。將軍急近前爲禮。見麗人宮紗半露。幾如碧蟾初吐。其嬌妍殆不可思議。然流麗之中。覺有一種莊嚴氣象。凜然如不可犯者。將軍心緒恍惚。魂已出舍。忽聞麗人問曰。今日此遇。良非偶然。迴首思之。可笑亦復可憐。但妾有一言相告。

君必不以妾爲唐突也。將軍是時猶墮雲霧中，僅答以唯唯半响。始言曰：此事雖非偶然，然尋其情之所起，皆由卿以此相感而僕又何能恣然？卿不知我爲一枝百合花，幾乎將魂牽去。今卿忽作此言，何不憐之甚也。麗人聞之，嫣然一笑曰：將軍既如此深情，此後即名妾爲百合花女史可乎？但不知此花女史可乎？但不知此花亦與政治上有關，係否？將軍聞之，陡然驚曰：呀呀，百合花者，乃法蘭西王族之徽章，今麗人忽以此花贈我，蓄謀叵測。我乃法國共和政府大統領，今爲尋艷而帶此百合章出入於巴黎城中，若爲衆目所見，大事去矣。大事去矣。言念及此，不覺骨寒毛悚，怒形於色。麗人忽嬌滴滴言曰：一言冒昧，妾知過也。今夕相晤，非有他意。君若不諒，妾請從此辭。言畢，遂將宮紗解去，掩面欲泣。然將軍本多情，人覩此不覺心動，遂破怒爲笑。再三撫慰之曰：卿勿懼，余因欲一見顏色，故冒夜而來。然多情如卿，勿論政。

治○上○有○何○關○係○已○皆○置○之○度○外○即○擢○我○肝○腸○去○亦○意○所○樂○爲○只○求○卿○憐○而○恕○之○則○幸○甚○矣○麗○人○乃○轉○顰○一○笑○曰○君○既○如○此○請○視○妾○何○如○將○軍○斯○時○情○不○自○禁○曰○今○日○見○卿○知○卿○非○塵○世○中○人○故○不○爽○盟○約○來○此○候○卿○耳○麗○人○聞○之○兩○頰○泛○紅○羞○癡○癡○言○曰○設○今○夕○君○來○妾○已○未○在○則○君○乘○興○而○來○掃○興○而○返○不○知○亦○怨○妾○之○誑○君○否○也○將○軍○曰○卿○勿○作○是○言○豈○有○絕○代○佳○人○如○卿○者○亦○有○誑○人○之○事○乎○麗○人○遂○乘○機○調○之○曰○承○君○厚○愛○沒○世○不○忘○但○未○知○天○上○人○間○何○時○始○能○如○願○耳○雖○然○妾○乃○鬼○蜮○人○將○不○利○於○君○君○亦○懼○否○將○軍○曰○卿○勿○駭○我○卿○乃○上○界○中○人○今○日○得○覩○仙○姿○已○爲○凡○夫○萬○福○悠○悠○此○心○只○求○鑒○之○而○已○麗○人○忽○變○容○曰○夜○已○深○請○速○歸○妾○來○此○久○矣○將○軍○挽○留○再○四○麗○人○一○手○將○宮○紗○覆○面○以○一○手○止○之○曰○君○何○必○強○索○乃○爾○此○處○非○久○談○地○如○不○忘○前○約○後○會○自○有○期○耳○將○軍○問○曰○卿○所○謂○前○約○者○爲○何○曰○前○約○者○即○波○羅○湖○畔○之○百○合○花○是○也○言○畢○

遂冉冉而去。將軍隨之。輕呼曰。與卿言數時。尚未知芳名。此後余乃名卿爲百合花姬可乎。麗人笑答曰。是在將軍。即謂妾爲鬼狐姬。叛逆姬。亦無不可。言時已將角門掩閉。將軍默立牆角。如有所失。旋聞馬車轆轤聲。始知麗人去杳。悵然而返。然今夕此一會。巴黎城中從此遂大起風波耳。

先是普法戰爭之結果。拿破崙三世被擒後。法國政治家。因重組織一新政府。有王族蝦母波爾伯者。欲再扶王政。因與麥將軍爭一國旂。蝦母伯欲仍百合花舊制。法蘭西原來以百合花爲旂章將軍則欲易以三色旂。蓋將軍先年戰勝遮拉時。

常用此旂。故爾。法人素重將軍。深以三色旂爲然。於是蝦母伯之議遂寢。因深啣之。且將軍當日被選在議院時。與王黨情好亦最篤。迨就任後。亟亟於共和政事。往來漸疏。王黨乃大失望。恨之愈甚。迨此事起。王黨有隙可乘。極力攻擊共和政府。加以巴黎城中。幾經革命。人心易搖。今聞大統領有百合花

事遂展轉傳說。謠聲四起。惜將軍入魔愈深。毫無聞見。神痴夢想。尙欲再起高唐爾。

一日又約至原處一會。屆時麗人已先在。面籠宮紗。微帶羞情意。將軍視之。愈覺美人嘖笑。別有天賦妙情。少頃麗人言曰。君亦嫌妾之百合花否。將軍曰。此花出卿手。既不敢嫌。亦不忍嫌。稍恨者惟蝦母伯。欲將此花易我三色旂耳。麗人復戲之曰。願將軍封妾爲法蘭西王。何如。答曰。卿欲爲王甚好。但未知卿爲王時。當加以何樣徽號乎。麗人笑曰。妾與將軍相見。以此花即名爲百合花。王不亦妙乎。將軍聞之心怏怏。半晌言曰。卿愛此虛封。何不實作一法蘭西王。更妙。况卿以絕世姿。若能高居九五。則大小臣工。必各盡股肱。即阿力五世。即蝦母伯亦當北面事卿也。麗人轉眸一笑曰。法蘭西王妾心不願作。亦不喜作。無論何事。妾皆不愛所愛者。惟帶我百合花之人耳。將軍聞此。

不覺如痴如醉。緊握麗人手。不知所云。見麗人忽正色曰。君何忘情。乃爾妾何如人。豈可作是醜態乎。將軍被叱立退曰。余感卿之情。故手足失措耳。麗人乃乘間言曰。世間男兒無真有情者。君若實心愛妾。何不至妾家一談。將軍問曰。卿居何處。麗人笑曰。君尙未知妾家乎。妾寓非他。即台爾利士之旅館是也。將軍聞之。又一驚。暗思此旅館。大半王黨窟穴。即蝦母伯每度來巴黎。亦必寓居此。今麗人忽作是言。莫非其中又有他計乎。將軍斯時心中雖料到此處。忽又轉念曰。如此翩翩仙子。諒無他虞。蓋將軍已墮落色界中。即明知前有毒蛇猛虎。然亦不顧矣。遂與麗人相約而去。迨翌日午後。托他事私出宮邸。即乘馬車赴台爾利士館。至時館主人已先知其謀。乃導入一樓中。將坐。忽聞隔簾一聲曰。麥將軍今何幸而來此乎。言時麗人已入。將軍凝神視之。見麗人顏色較先時所見尤佳。且面覆一鵝絨紗。秋水滴滴。宛然如

畫慙慙欵洽。更逾於疇昔。將軍乃言曰。卿勿籠此紗。令人如霧中看。甚阻清興。爾麗人搖首曰。妾今日有大事在身。君夢未醒。豈真以妾爲最可愛之百合花乎。將軍聞此。目定口呆。始知今日來適墮圈套。乃作色曰。卿忽出此言。余亦不能怨卿。况天下豈有如是之易事乎。余乃一公爵。若卿別有所圖。或可從命。如欲倒我。共和政府即取我命去。亦不甘心也。麗人乃大聲曰。前日約君來。出於妾之美意。今忽疑妾是從前感情。竟付流水。將軍曰。卿言太虛。今日之事。卿先疑我。非我疑卿。麗人又曰。今日事若無關於政治。或謂君受疑。亦未可知。不然。又何疑惑之有。將軍曰。卿少安。勿躁待我。一年後萬事當惟卿是從也。麗人陡作怒容曰。罷了。罷了。一年後君已不在。大統領位無權。無勢與妾同耳。言未畢。忽聞扣門聲甚急。將軍起視。見館主人劈面來。匆匆向將軍言曰。今有巡查數人來搜。予家刻已登樓矣。將軍大驚。轉面促麗人。

曰卿急用宮紗覆上免巡卒見之大失體面麗人點首言曰君勿過慮妾非他人即阿力五世之愛姬也將軍見如此始大悔當初之悞且撫麗人背言曰卿誤我矣麗人笑而不答將軍正心急時見巡查已入矣

先是兩日前總監密受內閣命查探大統領動靜今果在王黨旅館中是謠傳已實警查官遂言曰大統領此來果屬何故乎警查官言時又目麗人曰此女子纖纖如不勝衣亦未像有政治深謀者將軍聞此心志不自安若言出私會事又恐傷名譽乃大聲曰今日我與此女會乃政治上關係事勿多談也警查官遂向大統領一揖曰將軍今既與王黨有隱謀請將此意布告國民此下職之責任也言畢而出將軍此時垂頭喪氣追悔莫及迴看麗人已杳不知其所之惟案間尙置有百合花一大束其馨芳不減昔日耳至次日元老院中有麥將軍辭表而大統領之職已復舉孤特依爲後任云

竊賊俱樂部

(一名一兩雷錠)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西人於公餘之暇。謀所以聚集。而另闢一所。命之爲「Club」。日本人譯之爲「俱樂部」。音義皆近。我國譯爲總會。義近而音迥殊矣。然其爲一般人之聚集處所。則一也。西人以能結團體。著名當世。故此等處所亦特多。自公卿大夫以及各種社會。莫不有團體。即莫不有此等處所。所尤奇者。樑上君子亦有之。且其中人於科學之研究。尤有足多者。是不可不譯之以饗吾人。捨「總會」而稱之曰「俱樂部」。從所長也。譯者識

按此卷內「雷錠」。西文原名爲「Radium」。近人有譯作「拉的幼模」者。此四字音。急呼去。即與雷錠二字之音相近。皆譯音也。竊謂譯音。字最宜簡。所以便讀者之記憶。故代以二字云。譯者再識

倫敦某地有竊賊俱樂部焉。據彼中人云。其會員會友。無一人無來歷者。或

爲退職之員。或爲海陸軍士。或爲游獵能手。莫不各有所長。非碌碌之輩。其所以流爲竊賊者。大都單身未娶者。以浪費失業之故耳。此輩之有此俱樂部。亦猶他種團體。所以取互相維持之益云。其會員會友。即以竊賊供會費。所竊以本城爲限。境。賍交總董一人處分。諸會友不過問焉。境內所得賍物。慮有不足者。則於境外求之。而以本省爲限。此竊賊俱樂部之大略也。

一日賊衆會於俱樂部。總董員友咸集。相與討論時事。或言南非戰事既定。今而後彼中之金銀鑽石等礦之利。盡屬我英人矣。或言某日觀賽某處。某人之馬。奪得錦標矣。衆論雜出。要皆無預於此俱樂部者。獨總董之言。最有價值。且足徵其留心時務也。總董之言曰。今日礦學日報所載。『一磅之雷錠』。近日市價估值至八十九萬六千金鎊之多。亦云貴矣。以某之見。彼藏有此物者。苟得如此巨價。亦不必再韞積矣。蓋醫學博士白廉夫。近又考得

一種新法。謂最佳之鉛礦中。別有一種礦質。取以化分。亦可提出此精也。且白博士試驗以來。已提得一兩重之一塊矣。此一兩爲十六分磅之一以昨日市價計之。其值乃至五萬六千金鎊。此物至今仍陳設於「格蘭路」白博士化學試驗室內。以供博物君子之品題研究。故學士之踵門相訪者。門限爲穿也。由此觀之。則「雷鎚」之爲物。不久將爲文明世界上最有勢力之品。非若前此之專以供人談笑。恣人玩弄者矣。蓋中上之家。苟藏得相當之一小方。以置諸食廳中。則無論嚴冬奇寒。可以不爐而煖。且可歷二千年之久。無所損壞。故知他日必能逐漸推廣。而爲最有勢力之品無疑也。准是而言。則吾國諸名城之烟霧。將從此消滅。沿海屯煤口岸。都歸無用。而千百萬煤商工人。亦將失業。別營生機矣。『凡此皆今日礦學日報中語也。公等其亦聞之乎。於是諸會友莫不躍躍欲試。咸慙慙總董。謀所以致之。總董以爲不可。旣而曰。吾聞

諸書記之言。謂翁史德參戎之會費。已屆時矣。而猶未繳交。此價值五萬六千金鎊之「雷錠」。蓋以煩參戎。取作會費乎。吾固知此區區者。猶不足以供吾衆會友之公費也。雖然。究不無少補。自總董此論出。於是乃有上年四月四日。翁史德在格蘭路白廉夫家踰牆之事。

翁史德。字儀來。退職之參將也。自作賊後。亦投此俱樂部。於同輩中頗著能名。既聞總董之言。即毅然以致此「雷錠」自任。是夕即乘自由車。至白博士家。踰後牆以入。撬窓。窓啓。塞身以進。足既及地。悄然無聲。張目四顧。審爲白博士之化驗室也。室僅樓屋一層。與其臥室相毘連。中僅隔一迴廊。翁既入室。略窺神。即探囊出小電燈燭之。則見考求藝術之具咸備。如「電氣引力線筒」。「料管」。「料瓶」。「天料」。「折光鏡」。「顯微鏡」。「望遠鏡」等。羅列滿室。不一而足。亦不暇辨其何所用之也。惟環室張望。獨不見「雷錠」之所在。

翁於此物之性質。嘗加研究。知其較他種礦質。別具一種晶瑩通徹。至是遂疑爲電燈之光所奪也。遂隨滅其電燈。以冀察得耀影所在。詎黑暗中仍無所睹。悄然啓扉。將求之於他室。既出門。門外有甬道。可達於他室。室門且洞闢焉。翁轉爲之愕然。蓋室之中間。設一几。几上置一物。若火球然。光芒四射。炫人眼目。室後壁上。懸一燈。此外即黑暗無光。惟一面似懸有簾幙。幙上爲火球所耀。隱隱透返光。翁默忖是必所謂「謂一錠」者矣。然以如此希世之珍。彼博士者。何以竟露置之耶。豈以供博學者研究之故。而竟置於此。盡人可見之地耶。抑亦異矣。翁默忖如是。庸詎知彼博士之精心研究。別有命意。故作此設施者。非彼赳赳武夫所能逆料也。以爲是殆囊中物。可任我取携者矣。舉步入室。纔踰闕。室門忽自動。有聲砰然。戶已闔矣。不覺大訝。自念吾固未嘗觸動之也。彼扉胡自而闔者。所幸此室別處一隅。雖有微聲。或尙不至爲

人覺察耳。兀立移時。傾耳審聽。果無所覺。心稍安。返身將闢其扉。乃百撼不得啓。審之。則門有機振。既闔。則自外下鍵者也。不覺失聲曰。吾墮其術中矣。至是欲出不得。心懸懸不得安寧。手足爲之失措。其艱窘之狀。殆非言語所能形容。細察週室。且無窓牖。置「雷錠」之一几之外。惟壁間懸有電話機一架而已。此外別無他長物。遂自怨悔曰。吾昔者固英皇陛下馬軍中之赫赫參將也。行且爲階下囚。處於竊賊之列。而擔任其罪名矣。吾一何魯莽至是。深入他人之計中耶。既怨且悔。頭腦爲之暴漲。蓋一世之遭逢。雖亦有不得意時。而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正躊躇間。忽聞壁間有聲鏘然。益復大驚。幾疑室中有人擊我以手鎗也。驚少定。覺鏘鏘之聲猶未已。倉皇四顧。始審爲電話機上通消息之鈴聲也。一鳴再鳴。不可復已。驚定而懼。計無所施。念聲倘達他室。是促主者之來擒也。倉卒間。頓悟取下聽筒。則機振不續。鈴自不鳴。

正不必呆立以俟其自止也。於是握聽筒於手，鈴聲止而人語之聲發。曰：「若在室中耶？」翁置不答。默念筒已取下。鈴聲既止，可不必與之相對答。且答之。尤恐聲達戶外，自促邏者也。方計畫間，聲復發於筒。曰：「若置我不答，行將號家人起矣。」嘻。此何人耶？何其語適中聽者之意耶？翁不得已，乃對之曰：「唯。吾固在是。」曰：「甚善。若心意中有所感觸乎？」答曰：「然。頗覺搖搖無主耳。」答已。默念此問我者，必白博士也。然彼將胡爲者？念未已，聲復發。曰：「若盡以姓名告我。」翁計吾本以行竊來者，胡可以真名姓告人？因捏僞姓名以答之。曰：「姓施，名密丹。」又曰：「號若望者是也。」答竟。聞筒中徐誦曰：「施密丹」其聲低以緩。既而曰：「謝君矣。」又曰：「若生年幾何矣？」翁聞之，殊不可解。夫豈有人擬保生命之險，曾托醫士察驗體質強弱，故以此爲問耶？然而此等事，何時不可爲之？顧乃於夜半時，忽然憶及，毋乃太奇耶？躊躇思

索竟無以對。時則筒中聲又作。仍前問曰。「若生年幾何。胡不告我。」翁不得已。妄應之曰。「二十五歲。」自念不宜以實對。而倉卒間無可計畫。惟有妄答而已。時則又聞筒中有聲曰。「若望！施密丹！年三十五歲！」其聲紆徐之甚。一若誦之使勿忘也者。忽又問曰。「操業若何。」答曰。「軍人。」筒中忽作奇語曰。「善！善哉！最後之操業爲軍人。退職後有恩俸否？」答之曰。「有。」此一答而筒中驚人之語作矣。其言曰。然則若何愚也。竟以此區區一點之「雷鋌」而冒險乎。翁聞之大驚。不覺咋舌。乃僞爲不解也者。而反詰之曰。「子言何謂也。」意蓋思以此自飾也。筒應之曰。「若以區區一點之「雷鋌」而置若恩俸於不顧。非冒險而何。」翁仍曰。「子言何謂也。吾固不得其解。」曰。「若然。則吾爲若解之。若竊賊也。今已被錮於白廉夫博士室中矣。然乎。否乎。」翁益以爲異。念彼何人。竟知我若睹也。因問曰。「子何人？」

曰「我即白廉夫博士也。」翁聞之大詫。不覺失聲曰「鬼！」意蓋恨其設此機穽以陷己。欲唾詈之。不覺脫口作是語也。而箇中乃答之曰「否。吾非鬼。若自誤矣。吾實博士白廉夫。」問曰「爾何在。」曰「吾居處與若所在室。望衡相對。若所在室之門戶。舉目可見。吾且手短鎗。實子藥。以待矣。」曰「爾將何爲。」曰「此視若意云何矣。汝欲我召邏者。執而鳴諸官。治以圖竊之罪歟。抑願爲我觀察雷錠。俾吾得實驗其力量何如也。若將奚擇。請速言之。」翁曰「何以謂之觀察而實驗耶。」曰「若今已被錮於室中矣。此室方廣十有二尺。中置之雷錠。權之得一兩。」翁曰「唯。若是者。敬聞命矣。」曰「以方廣丈二之室。置一兩之雷錠。與人同錮其中。若其第一人矣。前乎此。未嘗有之也。今若居其中。所有之感觸。於格物學家。將大有價值。若肯暫處其中。以若所親歷之種種狀況。一一以電話傳告於我。至不復有所覺而止。事後。我

將釋若。脫曰不然。吾將召邏者至矣。若何所適從。速自擇。吾不若強也。」翁曰。「某不肖。流而爲此。承君開放二途。聽某自擇。烏有不感佩者。敬聞命矣。將爲君觀察雷錠而報告之。」白曰。「施君惠我多矣。敢不欽感。雖然。君旣諾矣。行將親受種種不舒之病。吾不能不復與君約。明以告君。君果決意經驗。則此數小時內。不能即釋君。君其毋悔。勿令吾半途而廢也。」翁決然曰。「吾旣諾矣。博士其毋慮。」白曰。「善。」因又問曰。「君之體質強弱何如。」曰。「甚強。」曰。「善哉。強也。必有強者。然後能觀察而實驗此物。君其帶有時表乎。」曰。「有。」曰。「施君能自診其脈否。」曰。「能。」曰。「施君事事能如人意。吾樂與君週旋。君處室中。已一刻三十秒時矣。君脈如何。」曰。「一分時。七十有三至也。」曰。「敬謝施君。」又曰。「君亦解視醫者之寒暑表乎。」曰。「能。」曰。「電話架上。置記事條紙之處。有膠木管在焉。君覩之乎。中所藏。即寒暑表也。君

其爲我審之。室中熱度今幾何矣。」曰：「九十七度也。」曰：「謝施君。足見報章之論亦未可盡信也。君以表置口中而壓於舌下。越二分鐘時。察其熱度幾何以告我。」俄聞有聲應曰：「九十九度矣。」白又謝之。旋又問曰：「施君爲馬兵歟。抑步兵歟。」曰：「馬兵。」曰：「已娶婦乎。」曰：「未也。」白曰：「若是則益善矣。」意蓋以爲未娶者。體當更强。於觀察試驗此雷錠。尤足以當之也。又問曰：「然則君必爲無拘繫者矣。君今覺頭痛否。」曰：「君如是之不憚煩。即對答一端。已足使人頭痛矣。」曰：「請以疾之狀況實對。勿因是而托疾也。君果覺頭痛否。」曰：「痛。」曰：「心中如何矣。」曰：「跳躍無已。狀類驚悸也。」曰：「是或有之。喘息如何矣。」曰：「悶損極矣。君能容我略吸新空氣乎。」曰：「否。否。時尙未至也。君旣諾之於前。何忽作此想。君旣悶損。可於室中略試柔軟體操。以解岑寂。少時尙再與君對語也。」至是。翁遂置聽筒。散步展舒。繞室以行。旣

墮人術中。不得不爾也。時則室中光耀。較前尤甚。電錠所發之光既烈。而壁上之返光亦愈甚。皆作咄咄逼人之勢矣。偶行至几旁。切近電錠。則悶損益甚。目不得張。無異於對燎原之火也。立移時。喘息皆憊。頭腦疼漲。不復可須臾耐。不得已。退立墻隅。乃覺熱度爲之頓減。少焉。鈴聲復發。則博士傳語以戒之曰。『施君。施君。無論所覺如何不適。君惟有寧耐之而已。其勿以所受者從雷錠而來。遽欲毀之也。苟怒而摧碎之。則將火迸遍室。而君將愈受其厄矣。君其慎之。勿妄作暴舉。吾非誑君。實忠告也。君既與此雷錠同處一室之中。而不得出。遽欲免種種之感觸。是必不可得者矣。室之方廣僅十有二尺。君既無術逃於此十二尺之範圍之外。即無術以避此熱度也。今爲君計。曷若再忍須臾。盡發明雷錠之性質。後人之食君之福者。爲日方長也。』翁不答。仍置聽筒焉。

於此電話機之彼端。屢與參戎翁史德電談者。蓋博士白廉夫也。博士於醫藥化分諸學。無所不精。而於水晶類之化分化合。尤多心得。名播遐邇。其爲人也。好學深思。尤喜實驗。不尙空論。今以竊賊錮於室中。亦將以試其實驗也。故於彼所謂曾作馬兵之施密丹者。有所報告。一一皆筆而記之。以爲考驗之資。深夜獨坐。據案沈吟。自語曰。脉七十三。表九十九。心無端亂跳。喘息艱難。此皆在可解之間。今彼在內。已歷時三十一分矣。幸其體質強健。尙無大苦。然此後當備嘗諸苦矣。施君施君。若苟爲無罪之人。吾必不忍以此苦汝也。今汝既流爲竊賊。吾爲博學實驗之故。使汝備嘗諸苦。以戒汝之將來。於汝亦未嘗無益也。沈吟自語。乃成獨笑。初。白博士既於他質之中。研鍊再三。得此一點之雷鎚。雖明知其功用之神。及市價之昂。而屢思實驗之。苦無其人。惟有以此物陳設於化學室中。以供同道者之品評研究而

已。詎各報喧傳其事。白乃忽發奇想。私心自喜。以爲各報不帝爲我登廣告矣。彼蓋逆料此等價昂之物。盜竊者流。最爲屬目。苦不知物之所在耳。日報既競傳之。必有來圖竊者。於是以雷錠移至空室中。故關其門戶。室中墻壁。更加以粉堊。使之回光耀目。蓋如是則來盜者。不至誤走他處。不啻導之使入也。復於扉上預設機捩。使入門者踐之。機動而扉自闔。是以雷錠爲餌。而以室爲筭。將致人焉。以施其實驗也。其用心亦良苦矣。夜既半。家人皆就寢。白乃伏坐對室。遙爲瞭望。果也。逾時未久。而翁參戎乃入其筭中。白以電話詢竊賊所感覺情形。已屢矣。至是再掣鈴與之通語。恐其不復能耐。思藉此以破其岑寂也。乃忽聞其問曰。「你爲教友乎。」曰。「然。君問此胡爲者。」曰。「爾既奉教。胡不體教主以仁愛爲本之意。胡乃禁余於火獄之中。平余正告爾。爾再不釋余。是將毒薨余。悶斃余矣。爾既奉教。抑何忍心至此。」

尙其速釋余哉。」白對曰：「施君。汝其母爲此女子之行。汝旣諾於前矣。今雖乞憐。無益也。且汝本以圖竊而來者。旣賊矣。則罪有所應得。汝試平心思之。究爲伊誰之過歟。汝不自至。吾不能強汝來也。且汝今雖略受苦惱。而於他日人類進化獲益不淺。事後吾將詳載其經驗情形。出以刊之。『英國醫學日報』想汝家人亦樂聞之也。」曰：「吾無家屬也。借曰有之。亦不樂聞爾之狂囈。吾今復正告爾。爾其釋我。不然。吾將以身命爲孤注。與爾試一擲矣。」曰：「汝無能爲也。室中雷錠電話之外。無他物矣。汝將碎此雷錠耶。是徒自苦其身耳。汝將毀此電話耶。今汝能與室外人通消息者。賴此而已。設毀之。是汝自絕於人也。施君。吾勸汝毋然。尙其勉爲正人哉。汝亦曾讀『黑洞記』否。『印度』『加爾各搭』地方之罪囚。其受苦尙十倍於汝此時也。」白言方畢。電話中忽答曰：「若爾者。眞可謂博學界之禽獸矣。」白曰：「惡。是何言。汝

其勿狂。倘患岑寂。可於室中繞行。亦可稍破積悶也。今請再以寒暑表置口中。而以熱度告我。此實爲有益之試驗學。毋自輕也。」言畢。竊竊自歎曰。此儻亦大可憐矣。其所受之苦。今方始而未有艾也。嘗以一釐雷鎚。化爲流質。三日之間。連殺八鼠。今以一兩。而欲致此強健活潑者。以麻木不仁。不知需時幾何。使非如是之試驗。誠未易知也。默思之頃。鈴聲忽作。據所報告曰。「表度已達一百二一分時。脈已百至矣。……爾其聽哉。頃余以仁愛之說。求爾釋我。爾乃悍然不顧。今請再以室家之言進可乎。爾縱不爲一己計。寧不爲室家計乎。今請以爾室家之故。釋余可乎。」白疑曰。脈已百至。得毋誑余否。電話忽又發聲曰。爾未聞吾言乎。曰。施君。爾旣允助我觀察。則務當踐其前言。胡可失信。汝脈息亂乎。曰。然。且手足皆甚癢。不可復耐。吾欲扼爾吭。撼爾頭。送爾於阿鼻地獄也。廉夫老悖。設我不幸。今夕死於爾手。吾

將化爲厲鬼。禍及爾子孫。使皆不得其死。方足以平吾今夕之氣也。我行將先禍爾。使爾發狂而死。不踐此言。非丈夫也。老悖！賤……」白聽至此。置其聽筒。不復聽。亦不之答。竊自怪詫。以爲此等人之舉動。一何可哂之甚也。使余自處其中。則雖困苦萬狀。亦斷不至若是之狂癩。彼何竟不復能須臾耐耶。大抵人之文雅粗暴。兼關乎天性與教育。試觀此所謂施密丹者。據其先時之對答語言。必曾受過中上之教育者無疑。今若此。是殆天性不良之故歟。默然靜思。以手自捋其鬢。越數分鐘。乃復掣鈴。欲有所問。而電話機中寂無聲息矣。不覺大疑。又自念曰。二十五歲之馬兵。至當強壯之年。且彼自承爲強健者。豈遂遽悶絕耶。試再掣鈴。則又似微有應聲。因叩之曰。「適與汝語。胡爲而不答也。」曰。「吾非爾之奴隸。何必有問皆答。頃之所以不答者。正思所以食爾肉。而寢爾皮也。吾腦漲欲裂矣。爾其知之乎。神曠目亂。煩悶

欲死。惟覺壁上星光。飛舞閃爍。翔集吾身。遍體皆火矣。顧爾乃安坐室中。以他人之軀肉。爲研究之資料。爾心猶可問耶。而爾猶靦然自稱爲奉教者。爲有室家之上流人。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吾英而有人如爾。適足以貽吾英國之羞也。爾其速召邏者來捕余。余不懼也。」白微晒曰。施密丹。余爲汝恥之矣。不意堂堂馬軍。而竟學此竈下婢媼之行也。汝而旣諾我矣。何得悔約。言猶在耳。豈遽忘之耶。今爾脈息如何矣。曰。已達百二十矣。紊亂暴動。勢將散矣。曰。還請少安毋躁。汝手有變色否。曰。變色已成綠矣。曰。綠耶。是誠異矣。曰。非綠即青。余向不辨色。未敢遽斷也。白訝曰。汝不辨色。何以能當軍人。手指覺顫動乎。曰。詎惟指顫。趾亦顫矣。曰。表度幾何矣。曰。已達一百三。余全體燒熱大作。喘息將不續。若以火熱其首然。曰。若居此室。不過五刻時耳。今茲所受。僅發端耳。再少俟之。變化正未易窮也。」

言已仍置聽筒。默自語曰。雷錠之功用。殆善行於筋絡之間。而後致人於癱瘓不仁者。方冥想間。鈴聲暴發。聞被錮者大聲而言曰。爾其聽哉。爾若再不釋我。我將取此雷錠以啖之。以求速死。而免受此困苦矣。曰。施君。何苦作此短見。汝此際不過略受困苦耳。使藉爾而考得其功用。所損於爾者小。而所益於人者甚大也。曰。是於我無涉也。白復置其聽筒。不與之言。意殊不釋。竊自嘆曰。甚夫。小人之不足與有爲也。受片時之困苦。爲後人造福於無窮。此且不願爲。是不過塊然一物。雖生於天地間。亦徒耗食糧而已。閒嘗考之。殆亦傳種不良之故歟。感嘆既已。負手遶室行。有間。再掣鈴。異哉。此意識之言。出於機筒者。胡爲乎來哉。是殆彼所謂施密丹之言歟。其言曰。一坐彼頭上。頭上取之使下。使下人乎！鬼乎！雨雪至矣！疾馳哉！繞行哉！一白始聞之而詫。繼乃慰之曰。施君毋然。少安毋躁。時尙早。夜猶未央。

也。吾不過欲實驗此物之變化耳。奚至狂癩若是。」言已。前聲復作。第聞其呼曰。「艦隊。艦隊右旋！拔劍！殺！殺！殺！殺！卜阿！日本！俄羅斯！」聆之如夢囈聲。既而笑聲大作。白亦無如之何。默計施密丹入此室處。已一小時有半。所得報告情形。尙與預料所及者。不甚相左。然而手作綠色者何故。迨即青之誤耳。膚色青。當是血液有變所致。康君得理所謂必先血液收縮。而後始得昏睡者。其論當不謬也。惜乎此君今夕不在此間。不得與之共研究也。少頃。再掣鈴。聽之。寂然矣。一掣再掣。寂如故。此所謂施密丹者。殆已昏絕矣。遂擬往觀之。蓋恐其昏悶過久。或致不救也。乃置聽筒。出達於彼室。鑰發而門啓。則室中黝然以黑。大驚訝。異哉。彼以雷錠置於何地。至不可睹耶。豈果啖之耶。推門入室。意將就電燈處。啓其機。以取光也。一舉足。而有聲。砰然。門復闔矣。電燈既發。環室四望。一無所睹。蓋所謂施密丹者。已與雷

錠同失所在矣。不覺大惶惑。是豈能不翼而飛者耶。室無他戶牖。彼何自而遁也。正遑惑間。忽聞鈴聲鏘然。取聽筒聽之。中有聲曰。「若在室中耶。」白大駭。問曰。「汝施密丹耶。」曰。「然。」白廉夫。君脈如何。電話機上有寒暑表在焉。「曰。「匹夫！汝真無賴之尤哉。汝果何自而出也。」曰。「白廉夫乎。汝其少安毋躁。忍耐須臾。」白曰。「汝若不釋余。余將號邏者至矣。」曰。「廉夫其已矣。汝無能謂爲也矣。今即以汝之錮我者錮汝。汝所能通語者。惟余一人。汝其奈我何。」曰。「雷錠何如矣。」曰。「已爲余囊中物矣。汝猶未之知耶。考驗雷錠之性質者。豈惟汝獨能。余旣先考得之矣。此物固不可近。然余於未來之先。已以青鉛製大小二匣。以小者內於大者之中。有餘裕也。取爾雷錠。內於小匣。復以大匣盛之餘裕之地。實以水銀焉。取携甚便。殊無所苦也。今夕與汝戲謔交至。廉夫。汝當不料爲人戲弄至此也。」白呐呐而言曰。「匹夫無賴。無

禮極矣。」曰：「咄！咄！！廉夫。汝其忍耐。汝其勿狂。汝今雖略受苦惱。而於他日人類進化。獲益不淺。汝其知之。事後吾將於『英國醫學日報』中。拜讀汝之大著。必有崇論宏議。與今夕之實驗相發明者。吾已拭目以俟矣。吾實告汝。吾之脈未嘗逾七十三。而寒暑表亦未嘗逾九十九也。使吾不與爾戲。入室時。即內雷錠於匣。則並此九十七度之寒暑表。亦不得逮矣。且爾亦太率矣。爾入室時。何以絕不爲備。坦然而行。使我得遂其兔脫之謀。爾入我出。不過爾仰而我俯耳。汝之腋下。即我所自出處也。汝設機以錮我。我亦即借錮我之機以錮爾。言盡於此。吾其行矣。承賜雷錠。敢拜嘉貺。恩俸而外。更得此希世之珍。尤覺裕如矣。蓋恩俸本甚微也。行矣。廉夫！電話聽筒。爲爾取去。免爾掣鈴聲鏘鏘然。驚爾家人。彼輩好夢方酣也。『加爾各搭之黑洞記』。爾其記誦無忘也。行矣。爾其忍耐須臾。夜其未央也。

翁史德叅戎。於是返身懷寶以去。甫達所從入之化學試驗室中。已聞白博士號呼撼門矣。仍穿窓出。踰後垣。乘自由車以去。泊乎白博士號呼既久。驚覺家人。發扉出之。皇皇然告警察。召邏者求竊賊。叅而戎之歸已久矣。且彼所負竊賊俱樂部之會費。亦於是乎清償矣。

錄東方雜誌第三期 談叢一則

拉的幼模○厄克斯透光鏡能照人肺腑洞見各物今西人又得一新質化學名之曰「拉的幼模」其性透光與厄克斯無異惟價值極昂每重一兩值三萬七千七百九十六法郎其力能使瞽者復明俄國有瞽童二名用之其患若失

附案「拉的幼模」即「雷錠」同是譯音惟字面不同耳據此則雷錠實爲化學家新發明之物有志科學者不可不研究之毋以此篇爲小說而以寓言目之也

竊賊俱樂部

說部
腋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442B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廿五月初版



翻印必究

編輯者

新民叢報社社員

發行所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新民社活版部

寄售處

定價二角五分

上海新智書局
上海國民支店
東京中國書局

說部腋(全一冊)

1580

~~249720~~